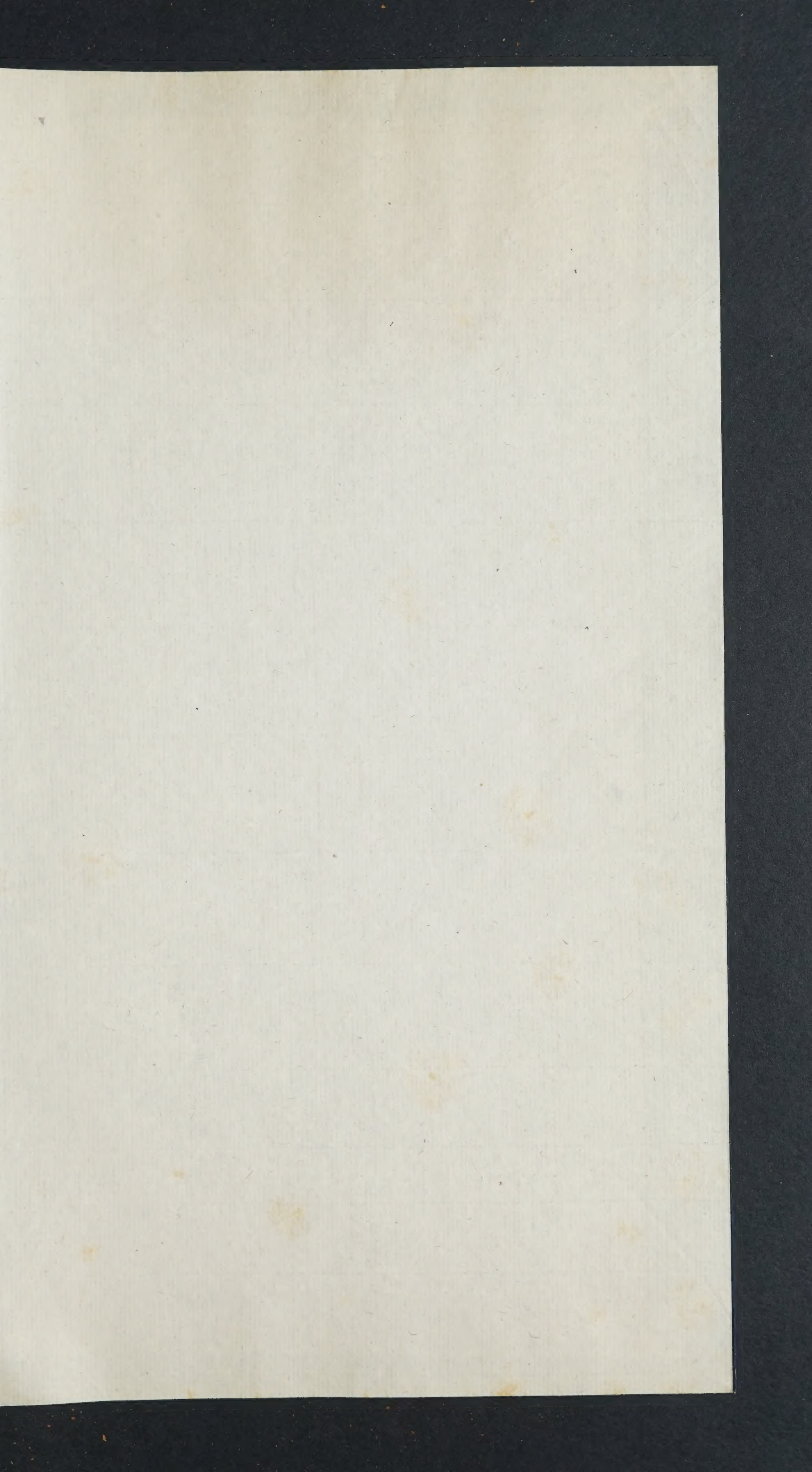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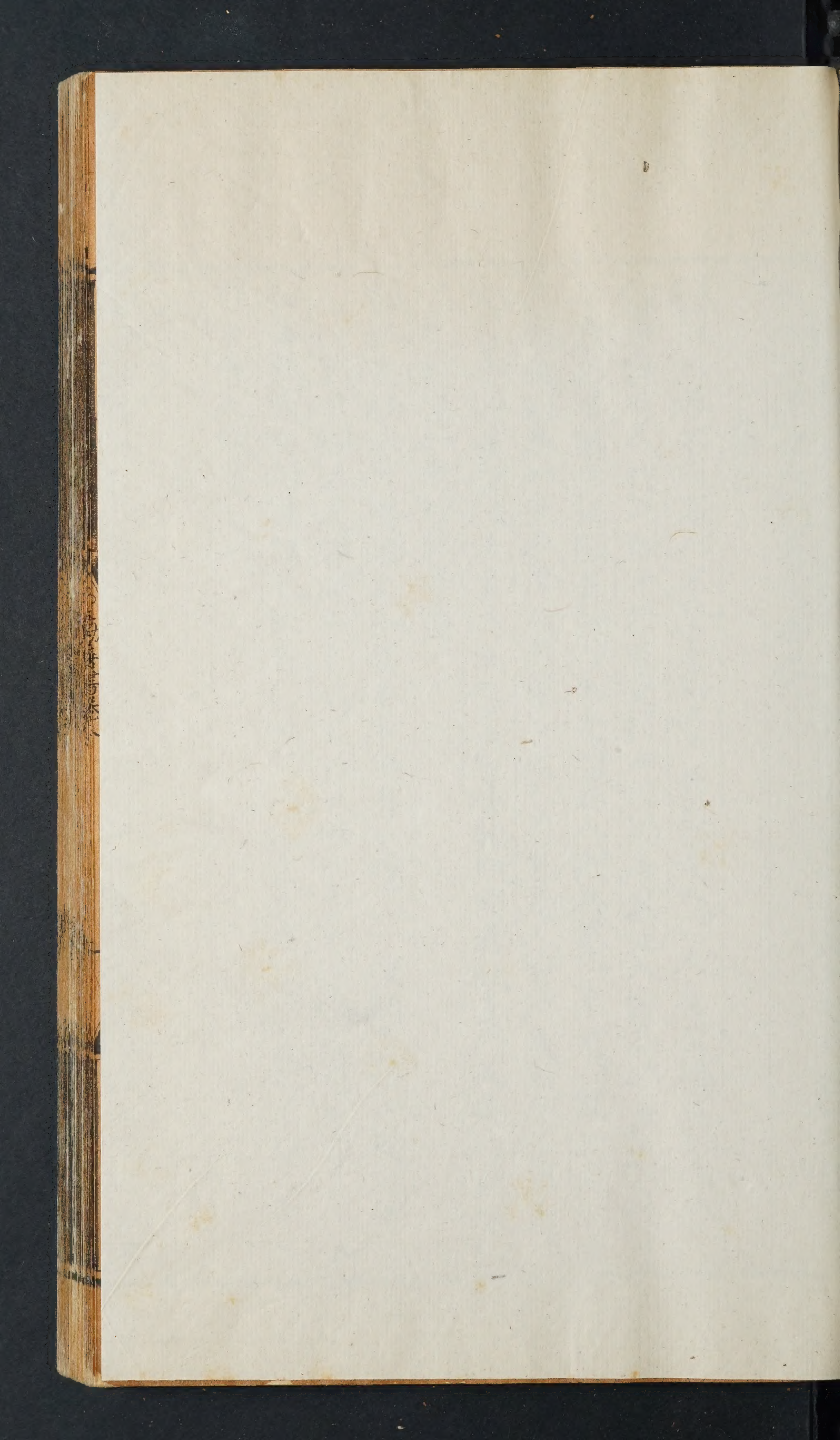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八

嘉言

(儒)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書能達人。○人生至樂。莫如讀書。

(釋)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多。○後五百歲其有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爲第一希有。○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爲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喜讚嘆誦經法者。所生之處。音聲雅妙。聞者歡喜。○大乘經典信心供養。顯揚如來。智慧聖德。

(道)值遇經法。普得濟度。全其本年。無有中殤。○一誦諸天禮。十轉枯骨生。○傳教世間流通讀誦。即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隨所擁護。捍厄扶衰。○經之至微。宣道之意。正真之教。誦之千日。白日升天。致慶七祖。

感應

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緋衣藜杖。扣閣進見。向暗中

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爛然火明。因說開闢已前事。授洪範五行之文。自云是太乙之精。聞金卯姓有博學者。下而觀之。復出懷中天文地圖授之。

元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群烏集其冢樹。

唐江陵府公安縣瀼陵村王從貴妹四娘。未嫁時常持金剛經。貞觀年間俄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聞呻吟之聲。開墓視之。乃見四娘起坐棺中。良久言曰。初至冥府。陰官聞有持經功德。合掌讚歎。且令放還。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閑坐廳事。見二皂衫人入門。盧問為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愕然。問何故相追。因求觀帖。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文字錯繆。不復似人書。惶而詰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其故。俄見已馬已鞴在階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屍坐在床上。心甚惡之。倉卒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墻上。乃驚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與妻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王國。即進若所司。入城後。吏欲將盧見王。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云是御史大夫[illegible]。[illegible]

問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盧驚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須臾便出。相見悲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夫謂曰。弟之念誦功德甚多。良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盧初入院中。見數十人皆是衣冠。其後太半繫在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問此悉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悉緣罪重。弟若能為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令盧升座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網中人已有出頭者。至半之後。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生都盡。及入謁見王。呼為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大德不可思議。筭又未盡。屢歎念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尸臥地上。心甚惻然。俄有婢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階而前。魂神忽已入體。因此遂活。

梁東陽張瑤病死數日方活。云被所由領過一府舍中。貴人儐從如王者。瑤至庭內。見其所殺眾生盡來待對。瑤曾殺一牛。以布兩端與之追福。其牛亦在庭中。角戴兩布。又曾供養病僧。其僧亦來謂所司曰。張瑤持金剛經滿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寫法華經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

稱之畜生盡起而瑶猶在地上所司取司簿勘之一紫衣引青衫吏抱黄簿至云張瑶名已掩了合死視簿有紙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頃之亦紫衣吏人引青衫吏持簿至云張瑶掩了合死又命取閻内簿檢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問瑶云汝名兩處全掩一處掩半六分之内五分合死以功徳故放汝歸閻浮地勿復殺生命瑶入地獄遍見受罪火坑鑊湯無不見有僧曰汝勿復為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將此為信既活印甚分明人皆見之

宋咸淳巳巳杭州一老嫗年六十餘嘗誦金剛經誦畢佩帶於身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高澎湃衝激吸没百餘人嫗亦預焉巳而潮回乃獨送此嫗于江之濵儼然存活人問之則曰見潮神閲簿言我曽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視衣襟皆濕惟所佩之經獨乾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宫監義寧九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志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遍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令遍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勑喚就朝堂

放免。又儉他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宅。至曉不絕。皆感應所致也。

宋建炎間。沈參政避虜難于徐之山谷中。一夕在草菴間歎曰。吾母在順昌。相去三百餘里。未知存否。念吾母平生誦金剛經。今三十年矣。金剛神豈不能救此難耶。因涕泣良久。足疼。以手摩之。忽有大木葉兩片飛墮其前。遂取包兩足跟。有頃聞鷄聲。遂起行步。若有神助。及曉至順昌城下。視足跟木葉。乃其母所誦金剛經前面兩版。遂得與母相見。

元喻子慶。建昌新城縣人也。少從鄧順齋學。及長遊淮。自言得隱形術。一日有殺傷在舘東之門。衆驚散。捕者環列道途。喻挺身出其間。捕者不見之。喻則巻見也。後歸故鄉。家甚貧。歲處鄉舘。每晨起必正衣冠。迎日而揖。焚香誦金剛經一過。然後學者至授書。年八十餘。耳目聰明。行步便捷。至元丁丑以來。鄉學多廢。日煮金剛經以食。人異之。一日無病。過其女家曰。明日吾從此逝矣。汝能飯我乎。女曰。何言恠也。喻曰。不飯我則已。女為黍食之。喻携乃錢百文。雇其隣里明日為我掘金井。其携鋤及箕來。隣曰。教授

無病何為若此言也喻曰汝但來先汝崔者懼汝不來也明日崔者如約
喻指畫去處度棺大小而掘焉及午時可矣謂曰汝往飯吾女家其人飯
畢視之則已端坐隱几而化矣
元建寧府城內有陳公於至元己未間夫妻長齋日夜持誦金剛經後於
癸巳年忽一日香湯沐浴端坐誦經而逝有神光繞室合城僧道備香花
迎奉紫塔焚化壽年九十有七歲
元建寧府建陽縣地名茶坂洪山白蓮堂有一僧平昔齋戒持誦金剛經
及華嚴經又禮華嚴塔後於至元三十年間忽然示寂師孫將葬之明日
再還魂云是去錯路頭了急討香湯浴罷穿袈裟如法正身端坐而逝
唐魚萬盈京兆市井麤猛之人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見者
皆驚怖萬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擊殺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臟腑痛楚
遂卒心尚微暖七日後蘇云初見冥使三四人來追行暗中十餘里見一
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尺口念經隨去就其光問姓字云我姓趙名其
常念者金剛經汝但莫離我使者不敢近漸失所在久之至其家萬盈拜

謝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剛經念。遂得還。及再生。持本重念。更無遺闕。所疾亦失。因斷酒肉。不復殺害。

唐。張國英。大曆年間。為西蜀崔公寧兵士。時楊林反叛。國英與之戰。遭流矢中腹。醫者曰。藥無所施。旦夕必死。因與同伍叙別。令脩棺材。妻兒環泣。人不忍聞。國英舊持金剛經。忽夜夢胡僧相尋。撫憐如有素。與藥一丸。令吞之。且曰。無足慮矣。翌日果瀉下箭鏃。瘡合而愈。蓋持經之力也。

唐。元和九年。强伯達家于房州。世傳惡疾。凡二百年矣。伯達纔冠。便患風癩。父凡親族。以為必不可療。恐貽後患。請送之山中。其父畏。粮置伯達于巖下。泣涕而別。絕食未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經内四句偈。或脫斯苦。伯達受教。念之累日。一旦感一大虎來。伯達不敢開眼。但至誠念偈。虎乃遍舐其瘡。唯覺涼冷。如傅妙藥。了無他苦。良久虎去。自顧其瘡。皆已乾合。明日前僧復至。即於山邊拾青草一握。授之曰。可以洗瘡。但歸家日。以此煎湯洗浴。伯達感泣拜謝。僧拊其背而去。及歸家。親族大驚。具述其事。浴訖。身體潔然。都無瘡癩。隣里歎異。自此相傳之疾遂止。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毎旦暮常東向拜太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二童子儀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媿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太山三千餘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宮觀敞麗童子引入謁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知謂嘉會曰人之為惡若不為人誅死後必為鬼得而治無有徼倖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剛經一遍即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天曹黜之某姓劉嘉會亦不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雙陸兼設酒肴嘉會起於小廳東見姑臧令慕容仁軌熱芴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嘗處分嘉會坐啓府君便令召仁軌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趙来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兒送歸嘉會亦辭復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覺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話仁軌於衆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經遇赦得歸

唐劉鴻漸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乾元初遇亂南徙有僧令誦金剛經鴻

漸日誦經。至上元年客壽春。暇日出門。忽然死去。見二吏云。奉大尉牒令追鴻漸云。初不相識大尉。何以見命。意欲拒抗。二吏忽爾直前拖拽鴻漸請著衫。吏不肯放。牽行。未久倏過淮。至一村。須臾吏持大麻衫及腰帶令鴻漸著。笑云真措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漸梗澁。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嚴麗。忽見素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僧後童子識鴻漸。徑至其所。問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劉十六郎適為吏追。以誦經功德。豈不往救之。鴻漸尋至僧所。虔禮求救。僧曰弟子行。無苦。須臾吏引鴻漸入詣廳。廳事案後有五色浮圖。高三四尺。迴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門。浮圖變成美丈夫。年三十許。云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何以復來。僧云。劉鴻漸是已弟子。持金剛經功力甚至。其筭又未盡。宜見釋也。王曰。若持金剛經則願聞。因令跪誦。鴻漸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有人手持金鉤龍頭幡。幡上碧字書金剛經。布經於鴻漸前。令分明讀。經畢。都不見人。但餘閑宇閴寂。因爾出門。唯見追吏。忽有物狀如兩日。來擊鴻漸。鴻漸惶懼奔走。忽見道傍有水。鴻漸欲止而飲之。追吏云。此是人膏血。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餘

皮爛肉。飲之不得還矣。須臾至舍。見形骸臥在床上。心煩悃悵。鬼自後推之入。寘然如入房戶。遂活。

唐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為右廂虞候。王某為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結軍心。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慄不能自辯。劉令杖背三十。時新造赤棒。固以筋漆。遭者幾死。韓意王必死矣。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疑其不敢哭耳。訪其門卒。即云大使無恙。韓素與熟。遂至臥內問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初被杖時。見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經十紙。及貴。計數百軸。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見謁。韓方洟汗寫經。諫官怪問之。乃具道王某事。

唐廣陵張嘉猷者。寶應初為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葬於廣陵南郭門外。永泰初。故人有勞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圖下。坐久如夢。忽見猷乘白馬南來。下馬相慰如平生。然不脫席帽。低頭而語。勞問冥中罪福如何。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隨所為而得。但我素持金剛經。因得無累。亦當別有所

遠在旬月間耳。公還。為白家兄令誦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盛諸惡物。公家亦有兩卷經。可為轉之增已之福。勞既寤乃發誓誦經。

隋王倬大業中為天水郡司法。薛舉作逆攻陷郡城。盡殺官吏至倬行刑者刃斷。監者白舉遣力士宋羅睺解佩刀斬之刀亦寸折。舉大驚問有何術。答曰。祖父以來持金剛般若。恐是此力。遂放去。投村避賊。入人家溷室中。賊眾續至。問何人。云向被刑刀折者。賊曰。我遙見光上屬于天。疑有異寶。無心相害。

唐天后朝裴宣禮為地官侍郎。坐事被繫。宣禮憂迫。唯念平日所持金剛經。枷鎖自脫。推官親訪問之後。得幸免。侍御史任植亦同禁。勸其誦經。亦免。

唐貞觀七年。長安縣尉李行及。坐累。當就刑。專誦金剛經一千遍。其鎖自開。時已秋分。數日按獄。當時決罰者千餘人。並不免。唯行及恩宥。被配涼州。會赦得還。

五代醫師熊大丞居京師高頭街。藝術顯行。致家貲鉅萬。晚歲於城外買

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既卒三歲。女真犯闕。發其墓。剔取金帶衣服。棄尸道傍。亂定。其子訪脩理墳塋。見僵尸暴。于墓左。頽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說。非虛語也。

唐。貞元十五年。嘉州趙居敬常持金剛經。清潔有素。曾往湖南。舟行洞庭湖。忽有煙氣如雲。来覆其舟。俄頃而散。舟中人但見趙居敬不在。衆甚驚異。久之。乃見居敬凌波而出。衣服不濡。懷有珎寶。人問其故。曰。向者常持金剛經。適有二僧来。召至龍王宫。左右命升殿誦經。得珠寶數十事。二僧相送出宫。其一僧曰。寄少信至衡岳觀音臺比丘紹真。付之。但言汝和尚寄與。令轉金剛經。後至其地訪問。果有人。云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

唐。天寶中。常州宜興縣吳逵。每日五更誦金剛經七卷。嘗作詩云。五更鐘動莫貪眠。抖擻精神向佛前。一拜一聲彌陀佛。西方池内添朶蓮。年至九十二歲。忽然辭别妻子。云有二使者呼名其去。遂見閻摩天子。天子問生前作何業。逵云。自幼至今常誦金剛經。天子因賜逵殿階坐。令其誦經。方念至舍衛國。口中出奇異妙香。忽現一佛相。天子合掌歎喜。語逵曰。君持

經有般若之功。吾送汝便生舍衛國。承品官之後。受國家爵祿。長享福壽。子孫榮貴。遂即拜謝天子勅二使者。送往舍衛國託生。因歸舊舍。就空中咐妻兒叮囑。具道其事。吾死得經力。今准閻摩天子勅命得託生舍衛國中。特来相別。汝等切宜精心受持金剛經。及妙法蓮華經。冥府鬼神甚敬重此二經。其功德不可思議。如不識字。但能每日用香花菓餅燈燭供養。自有福根。仍不可殺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若能回贖物命。放還生路。亦主無病延壽之報。妻兒聞語悲號。遂曰不用傷感。人生在世。略有半善可憑。命盡之後。猶如夜眠天曉。還見日月之光。人無善心。更兼殺生。一死之後。驟入陰府。如行刀劍黑闇之路。恐汝等不知。特来相告。言訖不見。

唐趙安。成都人。每日常持金剛經十遍。太和四年。會蠻寇退。欲歸寧。嘗於途中見賣軍器者。遂置于家。為仇人告之于官府。追者至門。安泣別家屬。禮經而去。既為牢獄所苦。甘自伏罪。將科斷。次引至帥司。其枷鎖自解。吏詰之。安曰。實不為盜。此器得之巷陌耳。吏叱之。不信。呈案之時。忽見於安名下大書一放字。竟不知其由。有司異之。因是得免罪。洎還家。齋沐禮經。

開匣視之。見其經紙皆損破。如被人搦碎模樣。妻云。曾一日聞其匣中響。
即安受拷訊之時也。
唐陳利賓者。會稽郡人也。弱冠明經擢第。善屬文。為長城縣尉。少誦金剛
經。每至厄難。多獲其助。開元中。自會稽江行之東陽。會天久雨。江水沵湯。
與其徒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掛帆。須臾天色暗昧。風勢益壯。至界石竇上
水擁閼瀨流而下。波濤衝擊。勢不得泊。其前輩二十餘舟皆至竇口而溺。
舟人大懼。利賓誦經至瀨流所。忽有一物狀如赤龍。橫出扶舟。因是得濟。
議者以為誦經之力也。
唐開元三年。京兆府武功縣丞蘇朗持金剛經。闔門五十餘口。並皆蔬食。
其妻崔氏亦誦此經。崔氏有親表。見其喫菜年深。面無顏色。勸其私買肉
味。崔氏因使人竊市羊肉三斤。暗處食。敢纔喫一臠。臠之為骨。咽塞不下。
又不能出。日暮氣絕。以體微煖。未敢棺殮。從六月十五日死。至二十一日
方蘇。家人問其事。云行至冥府。王問汝是武功縣丞妻。汝夫是大菩薩。汝
因食肉。金剛善神變肉為骨。以此警汝。合年七十。為汝受持金剛般若。令

可添至九十。却放還生。武功一縣道俗咸知。縣官具録申州。州官申臺。奏聞。因此御注經文。流布天下。

唐河東薛少殷。好奉佛。常持誦金剛經。後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義里。云有一使持牒。曰大使追。俄引至官府。見其主者即鮮于叔明也。少殷將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為剖鷄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塔扉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我方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閽者入白。少頃聞命。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敘泣久之。謂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有他事。少殷時新婚。力辭不願。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曹相見。接遇甚厚。俄聞脩饌。海陸畢備。未間。王判官忽起。又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泣且請去。兄知其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許之。少殷曰。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

名一吏。取籍尋之。不令少殷見。既去。毎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識和尚。何爲見護如此。僧曰。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

唐呉思玄。天后朝爲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應。後稍怠。日念一遍。長安中。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思玄往就見。細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玄私負。知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五遍。兒病疾。醫無效。思玄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玄曾於渭橋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縗麻服。問之。曰。爲所生母也。思玄恠之。荅曰。母年四十三時。有異僧教云。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母即發心日念兩遍。終一百七。姨及鄰母讀之。並過百歲。思玄遵母業。年至九十餘歲。

宋。建炎間。建康人屠二。常誦金剛經。一日番人到城下。屠二嘆曰。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是夕忽夢金剛神曰。汝宿大連四命。來日到汝家。當告稱連四。此人聞名。必放汝。来日番人果入來。屠二依金剛神之言。拜告番人。具述前驗。求活。連四曰。吾萬里之程。殺戮寃枉不少。今改前非。放汝。驗持

受是經者感應如此。

梁天監中琰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年十一歲為僧。忽一日同寺中數人僧行往相師家求相占。至琰曰。可惜聰明。奈何壽短。只年十八歲。剋定夭亡。琰歸。就藏殿焚香作禮。發願乞賜經一卷精專誦持。任手就藏函內抽得金剛經一卷。不捨晝夜。精心靜念。忽一日夜見房中有五色光現。須臾見一僧身長丈五許。語琰曰。汝壽止十八歲夭亡。得念經有感。向去增延壽數。言訖潛隱。因此感應。愈更精勤。年及十九。再訪相師。師愕然謂琰曰。吾昔曾定師夭亡。今日再覩死氣已去。搆何善業。再添法齡耶。琰曰。專心誦經耳。相師稽首云。吾在塵俗中。豈得知經力有此殊勝。觀師此去壽可至九十二。後果應相師言。終于招提寺。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本姓曹。天性蔬食。幼小出家。于時安史之亂。南方不寧。兵革未息。大曆七年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蕃賊攻城。洪州路已牒吉州刺史劉寧徵兵三千。同收蕃賊。法師舊名伯連。為人貌雖強惡心甚循良。常持金剛經。以筒盛而佩之。無何。被括為軍。至閱之次。選充行營

小將非其所好遂亡命焉時本州擒送本軍劉怒令於朱木橋緩斬三下刀俱折劉怪而問之對曰素志捨家常持經法蓋由怯懦恐懾軍威是以亡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墜令尋討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刀痕而纔絶矣劉拱手稱歎乃縱為僧奏聞勅下本道號三刀法師居本郡龍興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所

隋蕭瑀武帝玄孫梁王巋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令封宋國公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熲同禁欲寘於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徧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桎梏至殿前獨宥瑀二人即重罰因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木為之高三尺感一鍮石像忽在庭中以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一年見普賢菩薩冉冉正西而去

唐梓州慧義寺釋清虛姓唐本州人也長誦金剛般若三業無懈嘗於山林間揚諷有七獐馴遶若傾聽焉聲息乃去又鄰居失火連甍灰燼唯虛室獨存長安二年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遠汲於澗運致甚

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處揚經靈驗。乃請入彌勒閣焚香誦經達旦者三。忽假寐中。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劃地。便見泉湧。虛往其處。遂令人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

後唐江陵開元寺經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王。問師生平作何功德。對曰。常念金剛般若。揖上殿。登繡座。誦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考掠論對皆停息而聽。誦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誦讀。因隨吏行數十里。至大坑。吏自後推之。若隕空焉。從是而寤。死已七日。唯面不冷。

唐成都府建昌寺僧牟師。開成三年八月暴卒。忽見四人來迎。至一河側。多有大樹。使者曰。此非人間也。還記在生事業否。牟曰。幼年曾念金剛經。使者云。此經冥司甚重。請誦之。四人合掌靜聽。至四果章。四人止之。忽然不見。須臾又一人來。問曰。向者何人到此。牟具說之。曰。此四人已生天。師可速歸也。迴身見一大蛇作人語索命。牟曰。不省害汝時。蛇曰。在雅州時。牟因思十三歲時。斫柴次。誤傷同伴殺之。非我也。蛇曰。因你傷我。遂走不

得致被人殺。須還我命。牟許轉金剛經一千遍。蛇即低頭而去。傍有送者抱牟抛本身上。遂活。時淨衆寺僧仲詵来看。具說其事。因託轉經一日。未畢。其夜又夢冥使曰。冤家不去。須更得衆僧誦半日方足。次夕夢蛇謝曰。感経功德。已得生人類矣。言訖而寤。

唐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誦金剛經。遇疾而死。其手猶熱。不即入木。経七日再活。云初至陰府。王者降階迎接。叙揖罷。謂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受持真經。免離生死。僧因問王。人間衆僧中曾食葷薤。人用酒服可否。王曰。此大違本教。僧又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曰。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自後荊州僧無敢食者。

唐孫明者。鄭州陽武人也。少貧賤。為盧氏莊客。善持金剛經。日誦二十遍。凡三十年。初持経時。便不茹葷。忽一日正念誦次暴卒。見二吏来追。明意謂縣吏。便隨其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官府門。吏云。王已出。使吏因閉明於空室中。其室縱廣五六十間。経七日。王従外歸。吏引見王。王問汝有何福業。荅云。但持金剛経已三十年。王言此大果也。廻語左右曰。昨得祇洹家

聞論孫明念誦勤懃誦延二十年壽乃知脩誦不可思議延汝二十載以償功也遂令送還其家殯壂已畢神雖復體家人不知會有獵者從殯所過聞號呼聲報其家人開視遂活時天寶末也。

唐天寶初易州參軍田氏性好畋獵一日於易州放鷹於叢棘中見一卷書取視之乃金剛經自爾發心誦持越數年誦及二千餘遍然於畋獵亦不能輟後得疾暴卒即日被攝至地府見諸鳥獸周廻數畝就巳索命領之見王王問作罪何多田無以對令所由領去推問其徒十餘人同至吏局吏令開口以一圓藥致其徒口中便成烈火遍身焦爛須臾灰滅俄復成人如是經六七人後至田氏累藥三圓而不見火吏恠之復引見王具以事白王問在生有何福德田云初以畋獵為務嘗於易州叢棘中得一卷金剛經持誦已及二千餘遍王曰正此滅罪王命左右撿田福薄還白如言王令誦經纔三紙許廻視庭中鳥獸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美之云誦二千遍延十五年壽遂得放還。

唐圭陀為鷹揚府果毅因病解歸遂絕葷食發心念金剛經日逐五遍後

染瘴疾。見二十二鬼來。陀即急誦。鬼聞便退。遥曰。王令追汝。汝且止經。於是暫歇。鬼又近前。陀昏迷欲絶。須臾又見一鬼來。云王令誦經人。權放六日。既醒。一心持念。晝夜不息。六日雖過。鬼亦不至。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竟如其言。

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崇敬佛法。適秦宗權叛。陷賊內二十餘年。恒讀誦金剛經。雖在賊中。未嘗輒廢。會宗權男為襄陽節度使。楊為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為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田業矣。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常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次。忽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泣。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茲善報也。故陷于賊黨二十年間。終能梟巨盜。立殊勳。克保福祿者。蓋佛之冥祐也。

唐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為賞設庫子。前後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釗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畨狗。隨郭臥起。非本宅

人逢之輒噬。忽吠聲立。拾玉股之背。驅逐不去。親異之。怒遂解

宋釋德遵。申州人。初年五十。得勞瘦疾。醫藥不效。且臥且起。僅至骨立。因發心絕葷。持金剛經。扶羸倚輔。日至十遍。因而彌勵。曾未期月。厥疾頓瘳。壽至七十八歲。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智藏法師初遊京輦。帝深加禮敬。至是帝為誌公建塔寺。曰開善。勅藏居之。初相者曰。師壽止三十一。藏乃竭精修道。專誦金剛經。至厄年之暮。俄空中曰。承般若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相者驚曰。短壽之相今無矣。藏問今得至幾。曰。可六十餘。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乃至于今。感通屢著。

唐永貞中。釋文照。住河東府開元寺。幼小出家。性少聰慧。常自恥之。一旦詣栢梯寺。禮曇延大師真容。冥有所禱。忽若假寐。見曇延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有聰明經一卷。求之可也。因袖中出以示之。即金剛經。令其日誦七遍。既寤。猶在目。誦念無滯。如久習焉。自此聰明日勝一日。

唐宋沇牧黃州日。泰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爲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至黃州。未逾旬。爲人告敗。宋沇大怒。令於軍門集衆決殺。忽報有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吾慶不欲遽行殺戮。縣是日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沇命行刑。出狴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沇曰。黃州士馬精彊。城壘嚴峻。何懼奸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特受制於人耳。將軍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沇然之。命髡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沇一夜夢入金剛告曰。負鉗僧若行如此。締構即終。盡釋其鉗。以旌善績。沇夢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童稚。悉呼爲金剛和尚。

唐釋神晏。姓劉。住梓州玄武縣福會寺。萬歲通天元年。被人告停劫賊。繫瀘州獄。晏先持金剛經。乃精心虔誦月餘日。忽中夜見獄中光明。枷鎖自脫。遂蒙原宥。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僧夏臘既高。是爲宿德。坐僧賓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惟寺主下曠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

是數四。小僧恐齋失時。竟來就坐。寺主怒甚。[illegible]柱而坐。以掌搵之。方欲舉手。大袖為柱所壓。不得下。合堂驚駭。小僧慙沮。不齋而還房。衆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衆同往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逡巡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云二十年。唯持金剛經。衆皆讚歎。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於柱所焚香頂禮。呪云。若是金剛威神力。當還此衣。於是隨手而出也。

宋。廖等觀知潭州善化縣。時有一婆。每日誦金剛經。於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行乞。群鵶噪集於其止處。令人往視之。見懷金剛經傍巖而化。群鵶銜土以覆之。

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復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以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處。有猪羊鷄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索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

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謝罪。諸畜見為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其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并及手足。久後得差。從是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後因使至一驛廳上。睡時偃息。彷彿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羖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

唐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掌。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二十一遍。即令放還。

唐長慶中。鄂州商人何老同崔夫挈物趁疲市。遇夜歇於山路睡著。崔夫潛以刀斷其喉。棄于澗下。擔其物去。何老以常持金剛經之故。都無傷損。從澗中出。直指城市。崔夫方欲賣物次。見何老。大驚駭。何老安慰之云。是

經力也非有他故約不告訴相與為僧

唐宋義倫麟德中為虢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云被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鴿今被論君筭又合盡然適見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唯釋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内床上有一僧可五六十披衲倫即拜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隨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獄鐵床甚濶人卧其上燒炙燋黑形容不辨西頭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荅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熱恐家人見斂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門家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不識門司果問看了放去遂蘇

唐李九師本邛州臨邛縣人常念金剛經開成中暴亡被使追攝見王有一僧於王前救免又送出門云我是須菩提故來救汝可努力修善更得十三年若執心堅固當必生天九師拜謝爾時思得粥飲無處不覔乃發

聲大呼僧亦與飲飲訖又呼忽覺在床後持經愈勤果十三年卒臨終有異香天樂信其生天不謬矣。

唐劉弼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有一鳥於房前樹上鳴卜人云是鳥所止為不祥弼聞之恐懼思欲崇修功德未知何者為勝夜夢一僧稱讚金剛般若令誦百徧及寤依命即誦滿其數忽有大風從東北來拔樹遥擲巷外其根拔處土坎縱廣一丈五尺乃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為講說至德中黄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僵仆唯心頂煖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甚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閤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録兼治罪人甚用為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卒為敷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絹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爭競於手指上悉生鐵爪共相挐擱血肉塗地牛頭巨卒以火燎之盡成灰粉須臾又復本身因驚懼却蘇㸦然而起絹已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

唐糴道濟。西蜀成都人。武德中。濟善賈。有萬餘緡。自京還歸。道遇新益州戶曹常約。欲赴任。少路費。就濟借數百千。到綿州。夜與渡江。至中流。令從者縛濟。以籠盛沉水中。盡分其財。濟有戒行。常持金剛經。雖在洪波。水不入口。俄頃。如有神力。籠浮縛解。漂著小洲。時方夜半。村人遙見洲上有光。即棹小舟來視。濟因得活。時竇公軌為都督。濟往訴之。名約詰責。全不承認。濟為竇藏在簾下。卷簾以示之。約頓首請罪。濟皆願放。於是不問。約泣涕悔謝。終身皈向佛經。

唐貞元中。尼道凝。常持金剛經。住上都龍華寺。曾往莊嚴寺參請貞操禪師。門人止之曰。和尚不面女人。難以引進。道凝泣涕自謂曰。我修行有日矣。願集其福。再生為男子身。不月餘。忽一日沐浴。令人以硃書其脚下。為願生字。便奄然而逝。後感夢於徒弟曰。我於金城坊張濟家作男子。七月一日當生。至期來訪。以硃字為憑。夢者覺異。遂記于壁。至期往訪張家。果生一男。請視其是。有願生二字。甚分明。張氏因以命名。五歲携謁貞操禪師。具述其因。師曰。宜令出俗。後為師徒弟。

唐予昶天后朝任并州錄事參軍每至一更後即喘息流汗二更後方愈妻柳氏將名醫昶審曰自無他苦但晝決曹務夜判冥司力不任耳每知有從咎即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後丁太夫人艱乃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冥吏常讚歎此經功德浩大令子孫諷誦後為慶州司馬卒年八十四臨終忽聞奇香非世所有謂左右曰有聖人來迎我往西方去也言訖而沒。

唐張玄素洛陽人年二十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縣令凡有厄難皆獲免離七十遘疾忽有華蓋從空而至澡浴與家人訣奄然而卒

唐常克勤少持金剛經為中郎將從軍伐遼東遂陷高麗貞觀中太宗征遼克勤望見官軍乃夜出投之闇不知路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道遂達漢軍。

宋淳熙十四年歙縣宰虞奉議析遣廳吏呂明往嚴州歸塗值一客亦負擔元不相識即顧揖如舊交凡四五日間其行或在前或在後一日呂常食必招與共啜但見其追逐不捨頗疑焉及投宿村店取腰篋中所藏措

務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早啓戶遇此客前問曰爾平生何善緣呂曰我小人耳有何善可說客曰我相隨許時本不是好意望爾身畔料必有財物欲為不利夜來鑽壁覷乃覩一人長七八尺面貌全似神道瞪眼看我我不覺驚倒又不敢叫人相救此何祥也呂曰每日天未曉時課誦金剛經如今十年矣客愧悚巽謝而去。

唐元和初九江有一村叟鬻薪於市年近七十餘常持金剛經至晚欲歸江北中流風暴同舟皆溺唯此一人獨浮水上飄至南岸岸邊皆巨商之船人皆見其背上有光高數尺許意其富貴人也既見其抵岸爭以衣飯遺之與語方知一村叟耳因詰其光則云我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背者乃經也前後或遇厄難無不獲免。

唐臨安陳哲者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潭寇餘杭哲富於財將船移產避之尋而賊至哲謂是官軍問賊今近遠群賊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爭以劍刃刺之每下一劍則有五色圓光徑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等驚歎謂是神人莫不慙悔捨之而去。

元魏楊體幾延和二年為饒州長史本州有出銀山採户居者甚衆往往並是草屋其年秋值大風起民居焚燎俱盡長史親往撫問忽見一家獨存略無損動遂問其故一老者出云累世奉佛舉家持金剛般若

元魏天和五年梓州人倪勤以武略稱因典涪州涪上有倉名興教勤嘗主之素持金剛經有廳事面江甚為勝槩乃設佛像於下讀經于前其年六月九日涪水漲唯不至此廳下勤讀誦益勵暨水退周視數里屋室盡圮唯此廳不霑漬倉亦無傷人皆禮敬

五代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遊邛縣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震怖非常唯專念經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滿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楊子江夜遇暴風起租船數百艘相接盡覆唯令望船獨全蓋令望于時念經不輟

唐崔善冲先天初任梓州銅山丞嶲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諸蠻叛殺知古善冲等二十餘人奔走攙投昆明夜不知道善冲專念金剛經俄見炬火在前衆便隨之至晚火滅遂達其所

唐徇湯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夕入

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漂惶恐且急念經須臾近岸遇懸蘆攀緣得出餘溺死八十餘人。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防州司馬屬吐蕃作亂奄至城下因被掠去鎖之甚固至心念經三日鎖忽自解虜疑有奸箠撻窮問汝有何術答曰念金剛經復令鎖之念未終卷又解衆皆歎異遂送出境。

唐唐晏梓州人持金剛經日課七遍開元初避事普州安樂縣與人有隙讒於使者劉肱肱使人捕捉晏夜夢一胡僧云急去急去驚起便走遂州義方縣肱使人掩至奔走無路遂一心念經捕者交橫並無見者由是獲免。

唐元和中江陵岑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至咤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視手中所執乃所持金剛經也咤灘至下牢相去凡三百餘里。

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四十餘日誦金剛經未嘗輟口臨決脫枷枷頭放光長數十丈照曜一縣令奏聞玄宗遂釋之。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為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貫骨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兩疋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奔後為刺傷足倒磧中忽風吹物窣窣過其前因擥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驟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後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忘專祈見你今果如願因取經看中間不見數紙烽子道中傷足不能行經中神以經紙救之視瘡上乃經紙也瘡亦隨愈

唐南康王韋臯鎮蜀時有左營伍伯在西山行營於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髮繫橛覆以駞毯寢其上此人唯念經題忽見金一鋌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鋌走計行未得十餘里

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常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唐建德縣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天寶年為餘姚郡參軍秩滿北歸過五丈店屬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時中夜晦暝四迴無人此路舊多劫盜惟燕舟有吳綾數百懼為賊劫因持劍去船頭誦經三更後見堤上兩炬火自遠而至惟燕疑是村人衛己去船百步許又復迴去心頗異之其誦經愈厲因思其必得非經力乎時塘水竭而外塘水多惟燕一心願塘破當得水來行舟中夜後聞船頭有流水聲乆之船浮及明視之果外塘發一穴水流奔迸乃知經力如是浩瀚惟燕弟惟玉任虔州別駕見兄誦經有功因效之後泛舟出峽水急觸折舟甚危亟惟玉專心誦經忽見一艣隨流而下因得之以濟其族人亦常誦此經遇安祿山之亂伏於荒草賊將至思得鞋著以走俄有物落其背視之乃鞋也

五代杭州人吏徐玘每日五更常誦金剛經三卷方入公門其家甚富忽一日有劫賊百餘人至其家將闔門大小盡用麻繩縛之仍以玘縛在箭

梁上玘心中云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須臾見一尊佛現憂心便釋衆賊各放箭射之屢發不中玘身衆賊驚歎問玘有何幻術荅曰無術每日但念金剛經想是佛力龍天護衛有此感應衆賊合掌驚悟併釋放之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極摧吏疑其寃未具獄孝廉唯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一日有竹兩節忽墜獄中轉止其前他因爭取之獄吏恐藏刃其中劈開視之內有兩行字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迹甚工賊首悲悔具述其誣孝廉遂得脫

唐永泰年間張齊丘為朔方節度使信向佛法每日侵晨對聖像前看金剛經數卷後因小將犯事恐敗露結託數卒持刃欲謀害齊丘方至衙門皆擲刃於地垂手開口戰慄久時方甦及問其故乃云見二神人長二丈許瞋目來叱皆如中惡齊丘聞此誓絕肉食持誦倍常

昔潞州銅鞮縣人杜思訥常持金剛經勞病得愈每至持經之際必覩神光繞室

宋德祐丙子建陽之崇政地名南窠華家山有一老叟姓華名友生素好

誦金剛經。極有靈驗。手援衣領。自有金光燦入眼目。其年大元軍馬之來
華友以逃難之事。密禱于佛前。是夜金剛賜夢云。你前世因殺了一人。不
曾償命。其人見託生建康歷陽縣。土名鷄籠山。姓王名二。今在大勢軍中。
你當死於此人之手。我雖欲救爾。其如數何。今以相報。不必趨避。華友次
日端坐佛前。看經不輟。近午有二人突入。將華友執了。華友告云。告取王
二官。今我當死在你手。一死不爭。容我誦了一卷經。便得就死。軍問你何
以知我為王二。華友以夢實告。所言鄉貫無一差。姓王二曰。既是你前生
欠我命債。你須喫我一刀。遂以刀去其巾。喝道殺了也。我今與你解冤釋
結。今華友教之誦經。留衣服與之為別。纔越一月。華友以病而死。信乎數
之不可逃也。但得免死於兵。得非金剛救護之力乎。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初為右監門大將軍。時京師有蔡榮
者暴亡數日方寤。云初至冥司見一鬼使被冥官嗔責。以追人不到。將撻
之。鬼使云。將軍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即別差鬼吏去。須臾
回報。其說亦然。冥官曰且罷追恂。由此警勵。日加精進。後以終[illegible]

唐蜀道白衛嶺多虎豹噬人。光化中有常秀才者已申選調授巴南官。官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着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聚叫譟。見此女人乃赤貍大蟲也。逡巡與常分路而去。常終不覺。蓋持經力也。

隋睦彥通。日誦金剛經十卷。李密盜起。彥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以應義旗。通知之。遂投身下城。賊便拔劍逐彥通。通為迫急。躍入城隅深澗中。空虛中忽見金剛神。掐令一人接彥通右臂。置一盤石上。都無傷損。神人曰。汝念經有感。特來相救。因此免難。其右臂上旬日聞香氣不絕。後官至方伯八十九歲無疾。沐浴索筆書偈。端坐而逝。偈曰。八十九年在世。隨身做箇活計。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風自在。

宋熙寧閒守邊一軍士。因遇冦敵戰敗亡走失道。竄伏荒林。自悼曰。死固不惜。不得侍母之餘年。吾母持金剛經逾三十年。一旦兒有難無神力為助。言訖。泣下。忽二大木葉墜前。有人曰。取之乘足。可禦荊棘。儻行頓覺脚力倍常。淩晨乃至太原府。還家見母。及取葉視乃母經之二梵夾耳。後詢

逃竄處至太原一千里。

梁青州人栄柒為壽春府司理鞫刼盜有因自言其離城三十里開旅邸每遇客旅有囊槖者多殺之投其尸于白沙河下前後不知其數惟謀一老嫗不得栄問其故因曰頃年有老嫗獨攜行李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夜半遣長子推戶久之回云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啓某怒不信提刀自往及門杳無人聲試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與房上下等抵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老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也

宋政和中真州石匠孫翁日誦金剛經三卷忽一日帶三十餘人入山鑿石山崩盡陷其中惟孫翁在石罅中得活後經十二年其子孫鑿石穿透舊所忽遇孫翁端坐石孔中容顏如故子孫拜滂問其所活之因翁曰常持金剛經又問飢否翁曰陷石之後似有人持一油酥餅喫之至今未嘗飢渴翁又云吾昔所持之經今還在否孫曰見在佛厨内翁因徐步還家就厨中取經看時只見經上有一圓孔如當時油餅大小方知此經有不

可思議功德能救護孫翁飢餓壓死之患。

宋胡石壁作湖南憲時寧鄉銀場數十人入土取礦。俄石落土崩。諸人皆驚出。獨胡三八郎父子歿焉。越二年。銀場爐主過其門。適其死之三週。其家命僧薦拔。爐主聞其故。大恨曰。彼父子實由我而死。今固無可奈何。但掘二骨出瘞。可盡吾責。乃喚三百人掘之。究得一屍。復掘遇一大石。石中有小竅。僅可容拳。內有人聲。視之則胡三八郎者端坐其中。未嘗死也。諸人大駭。問其生故。胡曰。石崩之時。大石覆我於中。故得不為土石所壓。每日有白鼠負齋一隻。由竅而入。吾取以食。故得不死。諸人問其有何陰德而致此。胡曰。吾平生皆無功過。但自幼日誦金剛經一過。雖極冗未嘗輟也。開石出之。面少如童。舁之至山下。則不復能言矣。爐主以為奇事。聞之於官。石壁以為妖妄。追到爐主。具荅以實。石壁不以為然。復舁胡三八郎以至石壁。命看汝金剛經。則經中七百餘字。逐一為鼠所殘盡。衆方悟其石中所食之齋。即經中之字也。

唐東京開寶寺。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忽遇暴虎。中

路哮吼跳躑于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文心期救護虎遂伏草間守之達曙村人来往觀虎蹲處涎流滿地

唐貞觀十七年段文昌自荆入蜀應南康王韋臯辟命洎韋之暮年為劉闢譏搆遂攝尉靈池縣韋尋卒劉闢知留後文昌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離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縣吏候迎恠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本縣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矣時文昌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虚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道左右火乃經所著跡也後闢逆節漸露詔以袁滋為節度使文昌從弟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袁事旋發悉為魚肉闢謂文昌知其謀於一時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外悉閉忽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舉燭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門扇巳開闢矣文昌受持此經十萬餘遍徵應孔著劉闢欲誅文昌時朝廷命將討闢文昌遂得免禍

唐龍朔中白仁哲為虢州朱陽縣尉。嘗差運米遼東過海。忽遇惡風。四望昏黑。仁哲與合船八十二人盡皆憂懼。仁哲平昔好佛。當時焚香看誦金剛經未終卷。忽如夢寐。見空中有一梵僧。身放五色光明。謂仁哲曰汝等八十餘人宿有惡業因緣。今日俱當沒溺海中。緣汝平日持經功德。玉帝有勅徧告龍王水府神祇皆得免此橫逆之禍。吾特來報汝。勿致憂疑。須臾風恬浪靜。八十餘人俱得濟岸矣。

唐王待制。船至漢江阻風。波濤洶湧。溺船驚惶。遂將平日持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拋棄江中。遂得風浪平靜。待制惟日深憶此經受持年遠。鬱鬱不樂。經涉兩月。方到鎮江。見舟尾百步許。有一物似毬之狀。出沒無時。衆疑其異。待制差人喚漁人取之。乃螺螄輥成一團。剖之。外濕內乾。待制用手分開視之。乃是向日所拋之經。毫髮無損。待制驚喜拜受。愈加精進。

唐乾元年中。廣州僧慶慧自幼受持金剛經。寒暑不易。因與緇俗數十人泛海往南安都護府。忽值風濤大作打壞船隻。溺船人俱沒海中。唯慶慧在浪中。偶遇一段蓬蒿。自身漸至蓬蒿之上。漂泛三日三夜。方得濟岸。仔

細視其篙中。乃見金剛經一卷並無淹濕處慧拜受此經精誠供養日夜受持年至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本自出香烟。漸成五色雲氣。徐徐上昇天界。

唐崔昭為壽州刺史。有一健兒犯極刑。處決之際。差官吏押往市曹處斬。連施三刀。其刀自折。刺史問健兒曰。汝有何術。答曰無他術。平昔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遂差人取經來看。及開函視之。乃見經本已作三段痕跡分明。刺史視之。合掌歡喜讚歎曰。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今果若是遂免其罪。健兒求出家為僧。刺史即施度牒。

唐僧靈幽。在京大興善寺出家。長慶二年暴亡。已經七日復生。云二使者引見閻摩大王。問幽在世習何行業。幽對曰。貧僧一生常持金剛經。大王合掌賜坐。命幽朗誦一遍。地獄煎熬擣楚之苦。一時停息。再問幽曰。念此經中。而少一章。師壽合終。今加汝壽十年歸世勸人受持此經。真本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幽既還魂。具奏朝廷。差中使往濠州碑上看驗真本。此章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後。增爾時慧命須菩提至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

生是也。

唐永徽元年。僧明濬暴死。蘇云。見二青衣引至冥王。問一生何業。荅曰。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乃放還。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

宋淳熙元年。揚州府承局周興。自幼日誦金剛經一卷。公私不易其心。嘗承太守莫濛差興賫幣帛香燭壽禮約有一千餘貫往行在。送朝貴生日行至瓜洲渡客店鄒三家投宿。其夫妻見承局行李重貨。嗔兄鄒二謀意商量。夜至三更入房。將周興潛地打殺。離店五里許。埋在路傍。行李財物盡行刼巳。緣承局過限。回劄文引。杳無所歸。其妻子被官府兩次監禁扙限。倏經一年。實難追獲。後因太守被召赴行在。一行人從起程。未及到瓜洲渡。尚有五里許。忽有一朵蓮花攔在路上。太守令從者折之。刀斫不斷遂掘至四五尺。只見一死人。其蓮花從口中出。衆人愛護取看。時尚自眼動。再三熟視。却是周承局也。取到人家。以粥徐徐調理。次日方能言語。云被客店鄒二等。謀死埋也。已得十六箇月。太守驚問因甚活。且不飢。荅曰

得日前持誦金剛經力被埋在地。如夢中見有一金剛神。將一朵蓮花捧在周興口中。至今不覺飢渴。太守合掌讚歎。云。甞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遂釋放周興妻子。立差人追郁二。郁三。究問明白。重杖處死。

宋霍參軍誦持金剛經。忽見廳下地裂湧出一神人。稱吾是速報司。參軍問速報司曰。報惡不報善。善者受飢寒。惡者豐衣飯。清者難度日。濁者多榮變。孝順多辛苦。五逆人愛見。速報司。唯當靈不靈。唯當現不現。既靈須顯靈。既現須教現。願賜一明言。免使閻浮衆生怨。荅曰。吾掌速報司。非是不報惡。非是不報善。善者蹔時貧。惡者權飽暖。濁逆曲惡輩。報案盡抄名。第一抄名姓。二除福祿神。三教絕後代。四遣禍星臨。五使狂心計。六被惡人侵。七須壽命短。八報病纏身。九遭水火厄。十被王法刑。如此十苦難。盡是十惡人。參軍休問我。照鑑甚分明。一朝天地見。萬禍一齊臨。詩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来速與来遲。霍參軍再問速報司。陽間有僧尼善友及士夫黎庶。有受持金剛般若經之人。将来百年命盡死。入幽冥。得超昇否。荅曰。果得超濟。

唐元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傷十八九人。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内八將官王忠幹。博野縣人。長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缺。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中箭如蝟。為擂木打落。同火卒拽出於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見日西。遂收軍。其時城上矢下如雨。衆軍忽忙忘忠幹歸。忠幹將死。忽夢至荒野。遇河不能渡。仰天而哭。忽聞空中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指示其路。其人云。你莫怕。我令汝得渡。忠幹拜之。低頭未舉。神人持忠幹腰。將一炊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城頭已二鼓矣。亦不知其傷痛。擡手捫面。血塗眉睫。方覺敗陣。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又倒去。復見前夢中長人。持刀叱曰。起。忠幹驚忙。又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遂及本營。始知夢中渡河。乃水濠也。軍中就醫得活。

唐馬總。貞元初。嘗為邕管戴叔倫從事。先是南海節度都制五嶺。連帥李復有用事否。馬生叔倫自以文章任己。不修巡屬之敬。叔倫又不長吏事。凡五管已皆有饋遺。馬生獨叔倫此禮殆絕。故為復案覆。又與總有詩酒之

好擢奏為南海從事有日者謂叔倫曰中丞有馬厄已成宜慎之叔倫由是不乘馬每出輙乘肩輿無何為賔客所訕謂總陰持邕管之事客獻連帥以背叔倫故復案深也叔倫抱恙而歿總亦不能自明囂囂然甚招物議聲達於朝貞元末閩帥柳公晃深嫉之是歲總貶泉州司戶晃以為得之將加諸法遂密疏其罪請殺之總素與監軍善自被幽縶音問莫通及期以秋分當寘總於法總計已盡甘其鼎俎忽夢一人不見其首長七尺空中有言讀七遍事當得白明日聞獄外人吏喧喧則曰中丞遘疾圓扉之內纔步於缺墻塵中得金剛經一卷總心悟之乃讀七遍未及秋分晃竟卒監軍緩其獄覆奏總遂獲全元和已來三擁節旌出入榮秩可為盛矣

唐時有一富商恒誦金剛經每以經卷自隨嘗賈販外國夕宿於海島衆商利其財共殺之盛以大籠加巨石并經卷沉于海平明衆商船發而夜来所泊之島乃有僧院其院僧每夕則聞人念金剛經聲深在海底僧大異之因命善泅（似由切）者沉于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乃牽挽而上

僧驚問其故云被殺沉於水不知是籠中忽覺身處宮殿常有人送飲食安樂自在也衆僧聞之普加讚歎蓋金剛經之靈驗遂投僧削髮出家於島院。

宋政和間太平州脩利國圩工徒甚衆忽有鴉千數噪集于別埂之傍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一役夫已斃而鴉銜土以覆之蔽瘞幾半又令啓土於死者胸臆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衆莫不敬歎為徙諸高原歛而瘞之舊事多有此比者。

唐大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已姪為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已兄貌皆不類其兄語云有寃牛一頭訴爾燒畬枉壞其命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箜篌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注死籍猶可以免爾為作何功德翰欲為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終身為善不殺牛犬。

宋馮察院常持誦金剛般若經年至二十八歲一日為國事修營具奏上
帝。當夜四更忽見兩使者追入冥府引見閻摩大王。勅曰。汝壽合至七十
九。官至樞府。緣汝奏劄於國損民。汝當絕祿除筭。馮驚愕俯伏告曰。臣既
陽壽未盡。乞賜再生。誓當畢世持經。常行陰隲。不造罪愆。有犯天律。王憫
其回心向善。放回陽間。再三誡諭曰。凡掌權政。可置簿一面。日間作事。夜
必書之。既不可書。必不可作。此延年之術也。纔舉一善。惠民恤物。增延福
壽。若用刻剝之心。上帝惡之。則促壽減祿。馮得再生。日行方便。利國利民
陰德日著。官拜丞相。壽至九十八。忽一日卧疾。有第九子出至廳堂前。忽
見階下。列無數牛頭馬面獄卒。子問諸鬼曰。何緣來此。鬼吏答曰。吾等特
來迎接閻摩大王。其子驚惶。哭入堂內。以所見白父。丞相笑而撫掌曰。生
為上柱國。死作閻摩王。是吾職也。索浴更朝衣。坐化。
唐拜行立。陝州人。不識一字。長慶初常隨善友口誦金剛般若經。時或為
商。凡身到處。即奉經本。用錢三百餘貫。買疋帛往他州貨賣。經過峻嶺。撞
見强賊數人。各持刀仗來趕。行立箱篋約重五十斤。急棄之。竟投貨不深

滑側避。忽見空中有一金剛神以手指行立。只覺身在水面上。如行平
殺賊見箱襆遂即取之。及舉。甚重不能起。賊皆驚異招手喚行立曰。上嶺
來。我若殺你。如殺我等父母。行立即上來。賊再三扣問汝有何幻術答曰。
非有幻術。恐是平日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為佛神力感應。故有斯靈異。
賊遂令行立開箱視之。乃見五色光明現於其上。衆賊皆合掌悔過。遂以
一百貫文與行立贖經前去受持。衆乃發願。棄鎗刀更不作賊。俱改惡從
善矣。

宋湖州城南屠戶陸翁。年二十三歲時門前見一雲水僧稱教化有緣人。
陸不顧睬。僧云。汝殺猪羊不計其數。何不改業。陸曰。承襲祖業。不忍棄捨。
僧云。汝若不改。後世必隨此類。仍被他殺。冤冤相報。無有出期。貧僧觀汝
宿有善根。何不受持妙法蓮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汝若受持。消除惡業。增
長善福。豈不見我仁宗皇帝御讚蓮經云。六萬餘言七軸裝。無邊妙義廣
含藏。溢心甘露時時潤。灌頂醍醐滴滴涼。白玉齒邊流舍利。紅蓮舌上放
毫光。設饒造罪如山嶽。只消妙法兩三行。僧言訖。回頭不見。陸遂省悟。思

十巳上。十五巳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
二月初三日。已滿一季。令其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
棺木。周急無力津送之家。五。有女使不中使喚。不計身錢。量給衣資。從便
改嫁。六。旬屢於世尊。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之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
荒歉之年。其粮食貴糴賤粜。賑濟貧民。八。應有寺觀崩損者。爲修理之。聖
像年深剥落者。爲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爲治焉。九。有遠鄉
士夫客旅流落者。斟量遠近。以助粟粮。而周全還鄉。十。旬忝居推司。凡遇
冤枉。必與辯明。常推己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感動穹蒼。賜旬男今日
奪天下都魁。皆因旬平昔奉公行善之所致也。豈敢捨公門退職。而自求
安逸耶。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日誦金剛般若經。初。防義寧中。有客寄其家停止。客
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
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
明日果有三騎幷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遥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

念誦逾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脩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攝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往者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以見追。倩君還。為我語驢。我昔不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明日更來。如其許者。明日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耳。

唐豫章有熊慎者。其父江鄉捕魚為業。嘗乘小舟。飄游為樂業。慎父自詠曰。沽酒遠村香更好。就船鬻鯉味偏長。短簑只恐蕉葭濕。小艇唯愁菡萏傷。遣興任歌無曲調。忘情品笛按宮商。有時只與樵夫話。閒論人間事一場。一日下網得魚甚多。滿載舟中。未及入市。夜宿於舟中。忽聞歌曰。夜靜天寒月正明。倚船高臥聽江聲。未聞山寺鐘聲動。誰向江邊舉佛名。慎父恠之。出船。却不聞之。自謂是夢。再欲眠。又有千人念佛經。而細察之。乃是船中諸魚也。熊慎父歎曰。蠢動含靈。皆佛性。我今以此為生計。非善業也。將魚盡放入水中。歸家與子慎其改業鬻薪。詠曰。世云樵子與漁公。養齊雖

同道不同更不傷生離緣水卻携斤斧近高峰煞辛苦無殺生之過嘗聞

薪於石頭岩。窮苦至甚。一日暮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焰高丈餘。遂以斤斧掘之。得黃金數斤。明日詣市貨之。市人曰。此紫磨金也。酬鏹數十萬。蓋緣改業致富也。

宋僧法宗臨海人。幼好游獵。嘗於剡川射中孕鹿。忽墮胎生子。母猶銜箭舐子。宗悔曰。貪生愛子。有識皆同。遂摧弓折矢。斷髮為僧。分衛自資日唯一食。六時禮佛以懺往愆。常吟咏法華維摩二經。響聞四方。從受歸戒凡三千餘人。開拓所住。以為精舍。因誦經為目曰法華臺。

宋滏陽趙修復元豐中。因故疾發動。恍惚如醉夢之間見鬼神擁一綠衣一紫袍。乘馬揮鞭。俱來詣門。喊聲震地。呼修復速出。修復聞之。汗流被體。髮毛如植。魂飛魄散。莫知所措。連聲逼迫。見鬼官衣綠者在左。衣紫者在右。衣綠者是崔府君。自言管生死事。衣紫者是己之伯父宗丞。自言管生死案。俄而二公語之云。修復在生狂肆不執。邪慢無道。縱心所欲。橫殺物命。衆生今來冤訴。云我等積罪。合墮旁生。所受生身。自有年限。儻業滿是

當得為人。餘業未盡。横遭傷殺。所報不終。復入惡道。徃復既頻。重罹塗炭痛苦銜冤。不能具陳。異口同聲。銜冤論對。令我大王平生理冤。為此等受勑追捉汝身。事已彰露。更莫多言。於是修復被諸鬼神。赤繩繫手。白棒鞭身。唯聞喝急。不許辭家。脩復自念平生鮮福多罪。心甚悚然。乃有一鬼拽倒而去。遂祈禱曰。某以凡夫處俗。未能崇敬為心。決料前程尚無依怙。甘從萬死。敢忘一生。若非真聖慈憐。衆冤何以面覿。葬伯父之親。加府君之故。惟冀哀恤。終思報德。於是府君謂宗丞云。修復乃公骨肉。又且悔過深可愍之。既而二公轉惡以為慈。謂修復云。汝能為所傷冤家。造玉皇大道君聖像。更朝夕能誦玉皇本行集經。念其名號。當獲福無邊。得免斯咎。修復聞之。至誠唯唯。不勝感感。便發誠心。冤宗妙典。願諸冤等。早生人天。言訖即到一城。二公引修復東北而立。見一大殿中有人。云是聖帝。衮王者衣。據案而坐。又見殿下罪人無數。皆被搒拷。號天哀慟。不可忍聞。修復尤切驚懼。須臾間即被引過。聖帝見之。瞋目作色。大聲告勑云。召冤證事。獄卒宣專。帝命出召者冤。同迴不見。鬼吏愕然。具上事數於帝前。帝乃召有司

詔陪有司答曰還見天門忽開有彩雲自天而下傑童手持黃詔云遂陽
趙修復為殺生弥廣今已懺謝發心造玉皇本行集經一部是諸寃等以
此功德時刻昇仙並隨勝力皆生天界其趙修復即命再生復歸人道不
得拘留上帝符命時刻奉行聖帝歎曰修復殺生雖廣而懺罪情切冥通
上界寫琅函寶韞太上真詮令諸寃等各獲人體既能如是善莫大焉可
放令還修復蒙帝旨放還頓首再拜而退修復辭帝已訖便出城忽如醉
夢之歸神復其體家人唯見言詞紛拏自忻自撲昏懵不食如是三日得
生既而身活覺身碎痛如是一月方安乃發心造像持經歸誠大道

昔有一婦人於三生曾置毒藥殺害子命此怨家不曾離於前後欲求方
便致殺其母遂託此身令慈母至生產之時分解不得及至生下不過兩
歲便即身亡至第三遍抱此孩兒直至江邊不忍抛棄感觀世音菩薩化
作一僧乃謂此婦人曰此非是汝男女是弟子三生前中怨家以神通力
一指遂化野人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來我今欲來報怨蓋
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尼經善神日夜擁護故殺汝不得我此

時既蒙觀世音菩薩與我受記了。從今後永不與汝為怨道了。便沉水中。忽然不見。

宋。龍泉萬壽宮道士潘夢庚。平生有道行。一日浴罷。倚窓寄傲。恍如醉夢。身到一所。若世之官府。官吏整肅。兵戟森嚴。至門首。見舊識李鑄瀉曰。此陰府也。知宮安得至此。俄有一卒曰。大王願見道士。挽至庭下。王端冕中坐。面黑多鬚。眞凡間所畫閻羅王也。王曰。你平生誦度人經。及九天生神章。祭煉有功。幽沉獲福。壽延一紀。吾所追者吉州龍泉潘應庚也。於汝無預。追汝之卒。吾已繩之以法。汝可速歸故鄉。出至通衢。見一判官攜簿按轡。從者十餘人。呵導而至。方側身回避。偷視之。乃鄉人郭浩堂知丞也。因長揖曰。知丞何得至此。荅曰。我在世公平正直。不欺於心。王命擢為掌祿判官。陰陽異路。機不敢泄。知宮既得旨延壽。放還故家。宜速回。若便少緩則身非已有。辭退。忽有青衣推入坑水中。醒來但見汗雨遍身。其瞑目已兩日矣。嗣是愈謹戒律。誦度人經。卒享高壽。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十六。其祖喪明三載。元恒憂泣。晝夜

經行。以祈祖祐。復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祝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乞祖目見明。元永代闇。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夢一翁以金篦療其祖。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踊。驚覺。乃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差。

宋蔡州周二嫂。賣煎魚為業。年五十六。以心痛而死。其子法昌。於寶林寺作童行。紹興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忽夢其母謂之曰。我三年在地獄中受苦。不得功德。為我誦太上救苦經千遍。可免。法昌於太平觀求得其本。誦之數足。越二年。忽過趙九郎門首。趙有女抱兒。二歲不能語。因見法昌。遽挽其衣大慟。父母驚異之。其女忽能言。指法昌曰。此我前生子周法昌也。我賴其救苦經之力。得生于此。法昌驚訝。常往來其家。瞻敬不衰。

宋建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燒刼居民。殺害官吏。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為賊黨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策勳。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

誦圓覺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率以為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逆。

南齋何點。少時嘗病渴疾。積歲不止。永明十年在吳中右佛寺誦維摩。於講堂晝夢異僧。授丸一掬。夢中服之即愈。時謂經功所感。

宋程紹彭。有女慶娘。及笄。慶元四年初春。為瘡疹困重。至二月二日氣結而絕。救療無計。唯撚火艾炷灸其頂。若燒木然。冥無所覺。夜將半。忽呻呼語人。有兩使送我回。可將紙錢與之。父如其言。又曰未也。須一倍此數。別就一處焚之。少焉蘇。父扣所見。對曰。初被兩使追入大官府。立於庭階。王著蒼黑衣。據按而坐。傍吏呈一引。王把筆簽押勾倒。我悲哭云。我家貧不曾受用過。當有何罪而抵此。王曰。各有定數。更貧於汝者也著來。我曰死亦不辭。所恨者二親生育之恩。未施報荅。今反為之累。王舉一器相示。內有如山藥截成錢子者三片。使我喫。俄一白鬚翁附耳曰。此是迷魂藥。服之則生路永斷。不可復還。切不宜接。翁遂升殿懇王曰。此女家好燒香。其父母誦北斗經。金剛經。不可以數計。行陰德積善緣。他人莫能及。望特放歸。其禮甚恭。其辭甚切。王頷首。取前引別判一行。差二急足送還。

梁道珍法師天監中寓廬山慕遠法師精心淨土異時夢中見十人舟艤浮海問何往曰適安養國珍曰願得隨往答曰一日之修功超永劫子未誦彌陀經未曾浴僧何可求往珍乃大設沐浴專誦彌陀經後二年有捧銀臺至者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臺奈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曰苟見佛之基有漸奚必金臺後亡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旦則知珍遷化

唐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成人也祖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槃經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夢寤身在牆外還房又移出如是數四心甚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悉持死人於房炙之臭氣衝塞問其所以卒云王欲相召明達曰第無令臭不憚行卒乃於頭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所歷相識甚衆明達欲就告訴則不可既出城西路逕狹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繫片骨引明達行甚親之行數里骨復不見明達惆悵獨進僅至一城城壁毀壞見數百人鎔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

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數十人。修方丈室。有緋衫吏呵問明達。尋令卒吏推明達入室。累塹塞之。明達大呌枉。吏云。聊欲相試無苦也。須臾內傳王教名明達師。明達隨入大廳。見白面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凡數千人。明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名我不下階。忽見王在階下。合掌虔敬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聞上人通涅槃經。故使奉迎。開題延壽。明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見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上座開題。仍於塔下設席。王跪。明達說一行。王云得矣。明達下座至庭。王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臨別。謂明達可為轉一切經。既出。忽於途中見車騎數十人。云是崔尚書。及至。乃是其祖元獎。元獎見明達不悅。明達大言云已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獎引至廳。初問藍田莊。次問庭王。明達具以實對。元獎云。吾自沒後。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之知也。尋有吏持案至。元獎開理。明達竊見籍至明達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畢。元獎問明達得窺否。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令兩人送還家。判官見不甚禮。左右數客云。此是尚書嫡孫。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處分

二吏送明達曰。此輩送上入者。凡五六輩。可以微貺勞之。出門。吏各求錢五千。吏云。至家宜便如其數焚之。吾等待錢方去。及房。見二老婢被髮哭。門徒等並歎息。明達不識其屍。但見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唯累舉手。左右云。要焚紙錢否。明達頷之。及焚錢訖。明達見二人各持錢去。自爾病愈。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姥至。明達問所居。云是鄠縣靈巖。入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薩戒。乃爾不潔。令放還。可清潔也。及出。與明達相隨行。可行百餘步。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巖。果見其姥。如舊識也。

後唐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卒得重疾。醫弗效。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同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渡。遲迴歎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

至頸及吉渡纔至膝耳既上岸囊裹經已失甚悲恨尋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濕氣開囊視之經無少損遂為誦經其疾即愈吉家西北有山高險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降伏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與吉語言良久吉思惟非於潜人窮山幽絶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荅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覲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處相逢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為斷吉曰僕貪此靜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喜為此願見祐助鬼荅曰亦復憑君不侵剋也言畢而去經宿所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

宋台州海壖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為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誤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溫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歸為我言之可造

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明年當死還世可改求衣食學誦經典庶可延壽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從行回至所居驚覺遂甦至次年果如帖下云漁者乃爲行者日誦不輟後十年而死

五代馮載自言常患風氣一夕門外有人喚馮載者遽出門見一紫衫銀帶類親事官者云勾追你馮不覺從而隨之去轉一街又逢一人親事官云急勾馮曰我病不能行二人曰我扶你行至一大衙門已有親事官二三十人後有丈夫婦人小兒皆露頭散衣啼哭不止馮見之忽驚駭曰我死矣奈何斯須擁過第三重門有廳事兩廊每間各有司吏罪人三五人忽然下簾於簾下有人問姓名馮亦記其一二復見裹軟脚幞頭二三十人從廳後而出各執黑漆棒立於廳下悉喚罪人至廳前小男小女婦人在前丈夫在後從頭驗事問訖次到馮問曰多少年幾甚年甚月甚時生馮悉對之東廊下有一吏持公案簿曰同又問曰曾作何功德曰從十二上念天童護命經主判曰某年某月收得功德凡經數處皆一同亦對問

知前又至一處馮見寫四五紙文字。一紙曰。都勾院。十紙曰。送地戶院。一
紙曰。風門院。一紙曰送人門院。一紙曰。送鬼門院。又至一處。見主判者。龐
眉多髭須。一手按膝而坐。馮熟視之。則宰相王随。遂告之。不聽。勑一吏令將
筭子来與筭之。即曰。與你筭子了也。二吏送出。過一陂。逢其亡兄。五木具
體。形容憔悴曰知汝来。可分與我功德。又聞屋中哭聲。乃先亡妻也。亦乞
功德。馮欲與妻語。二吏曰不可。恐恩愛相戀。遂催行焉。馮曰。送我何往。曰
送往北御園去。既入園。上水閣。倚欄方食。忽欄壞落水。遂蘇矣。
唐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逢故人為吏。
謂曰。因何得来。具報之。乃知是冥途。吏謂儉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
還。儉曰。一生誦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檢勘得實。遂還。吏
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為曹州參軍。轉登
州司倉。即掩却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勅
募運粮。因放選授曹州參軍。後秩滿轉授登州司倉。又入選。除晉州判司。
未至任而卒。

宋。張守一者。襄陽人。有妻子。隆興元年。棄之學道。日誦真武經三卷。以貲藥行醫自給。乾道四年。遊長沙。駐於小湖門道堂。嘗出至瀟湘門外見舟中一人招使上。與語。曰。家間去此八十里。老母苦脚疾。踰年不能履地。醫藥無瘳。吾昨日因幹入城。夜夢一道人來用藥。隨手見效。適覩先生容貌。蓋夢中所會者。豈非吾母宿生有緣。故得際遇。願邀幢節迂顧。不識可乎。張曰。吾雲水閑人。方欲微積功行。正所欲也。遂還堂內挈衣笥。復來。即解舟。夜半到彼處。迨旦。有十輩男子喜笑而迎。揖登岸。入舟人之家。延視病媪。張曰。小疾耳。無須憂慮。治之七日。媪步趍如常時。舉室歡賀。連夕樂飲。告去。弗許。留連再旬。乃盛具將謝。遣繞一更後。忽有二十餘人喧噪自外入。即席擁張出門。穿戢山林。赴蓁棘間古廟。解其髻髮。分髻繫于柱。束縛手足。張時被酒方醒。衣裤皆已脫去。但紙錢香灰狼籍滿地。自知必死。泣告衆人曰。守一方外細民。命如草芥。用以祭神不辭。乞為取隨行諸物一一焚燒。然後就戮。則死亦瞑目。其人許之。旋踵而至。凡其所齎。一切赴火。唯真武經存。張即冥心默誦。未數十句。覺廟中陡暗。燈燭盡滅。陰雲四合。聞

甲馬隊伏之聲。群凶奔散。張繫髮自解。索縛亦斷。左右寂無音響。望蘆林疾走。若有持炬導之者。天明到小塘市。不知所從來。僅逃性命。生理一空。初舟人用夜回程。正恐識其道徑。蓋素萌殺意而張不覺。襄漢間傳笑呼為茶張。

昔荊州江陵縣尉李玄宗女。年十三歲時。夢見一梵僧謂女曰。汝有善根。何不持念金剛經。又云。世間若有男子女人。每日淨心能誦一卷。陽間增延壽筭百年。命終即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直到涅槃彼岸。或有看經雖未圓就。死入陰府。不能拘録。即判生富貴之家。受諸勝報。玄宗女依僧之囑。日誦三卷。年二十四歲。不願有家。忽患傷寒。三日而卒。有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照勘其女無罪。及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王云。此女既有般若之功。即判還魂。臨放時。王囑曰。汝父有仇讎。遂使陽間先減二紀之壽。不久追入陰司對證。因汝父好將活魚切鱠。今有魚七千餘頭。狀訴索命。汝若不信。歸陽間問父。每夜夢見落在網中。日日頭痛。此是魚求報也。女得還魂。以陰府事逐一白父。其父聞之驚惶無措。遂同女往天寧寺大佛殿

內為僧百員發願斷除葷酒手寫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寫經已畢玄宗忽一夜夢見有數百青衣童子俱拜玄宗口稱我等昔日被君殺戮各經陰府訴其宿冤索君性命今蒙寫經功德我等咸乘善力出離三塗苦趣各得往生善道君既釋冤陰司復還原壽又添遐筭玄宗聞之不勝欣喜自爾持誦經文不輟為善不廢壽至百二十歲無疾索浴告終

宋俞氏二女東莞曾城人也元嘉九年姊年十歲妹年九歲稟性慈善信向經法忽以二月八日並入定去三日而歸粗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入定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皆入定田間作人云見其從風遥飄上天父母號懼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剃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緣應為我弟子舉手摩頭髮因墮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彩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即毀除鬼坐繕立精廬夜齋誦經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嶺若燈燭輝煌照映遠近刺史常朗夫人聞其感應顯異並迎供養敬禮甚至二女為之講華嚴普門諸品妙經及

止觀與聞者皆得開悟。

晉僧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聞釋道安講般若經。豁然開悟。遂與母弟慧持同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遠神明英越。心與理契。尤善講貫。後南適荆州。居上明寺。大元六年至潯陽。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叩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及諸品經咒。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時僧慧永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遠學侶寖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遠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無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藪廣闢。素沙布地。楩柟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刹。

宋平陽邑淨明院有闍梨有元者。課誦諸品經咒。而於大悲呪尤精。每夜二更。即起持誦。日間多宴。或坐撫琴焚香而已。嘗講止觀于堂上。而簷間鳥雀相喧。因下座與衆行道誦經呪。已而鳥雀皆去。自後佛殿法堂前後無復燕雀聲。又殿柱多為白蟻損蛀。元公乃行道殿中。誦經呪七晝夜。後

柱礎傍蟻皆移去。自此遂絕。
永衡邑紫蓋鄉一老儒夫德甲辰初夏出邑中。既而以他幹亟遣家僮先歸。是夕繼亦旋返。抵暮獨趍江岸喚渡。值操舟渡子俱各酣臥。殊不之顧。是夜空雲黲黮。月色朦朧。止一漁人。扁舟往來。獨釣江上。將艤舟假寐。諸間忽彷彿遥見二人。隱隱立于波中。遶遲相近。漁者覆篷竊視。其人私相謂曰。北岸一人喚渡已久。我候于此。汝往與偕來。其一人荅云。此人是老儒。念經不絕。未可近之。良久。其人又謂之曰。可矣。汝亟去取之。恐踰此會。又是三年未可間也。又荅云。彼尚念經未止。空中肅衛轉嚴。不可嚮邇。如是數次。老儒呼渡未已。迨夜分後。水中之人。寂然不見。漁者知為鬼矣。遂偃臥舟中。時聽傳更已至四鼓。候達旦微明。漁人移舟次于邑岸。邀之。待涉者獨坐水濱。漁人遽載以渡。至中流。語之曰。嚮者秀才呼渡之時。不知所念何經。二鬼候間欲取秀才。終夕立于波間。不敢親近。何也。老儒曰。持誦玉皇寶誥。雖暮夜獨行山林間。寂無恐畏。自是持誦益虔。
唐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未忍

殯斂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被冥司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壯廣大庭内有囚數千人或枷鏁或杻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将山龍至廳下天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王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経曰妙法蓮華経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即止下座復立階下顧庭内向囚已盡無一人在者王謂山龍曰君誦経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内衆囚皆已聞経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将此人歴觀諸獄吏即将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屋覆其城城傍多有小窓或大如小盆或如盂椀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窓中即不復出山龍怪問吏曰此是大地獄中多有分隔罪業各異此諸人者各随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大鑊

罪人入湯受苦楚聞山龍念佛號一時並得息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復追錄君。山龍即詣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吏送歸家。見親眷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屍傍即蘇。

晉李清者吳興於潜人也任為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故人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来矣知我家何如清具以敬之家事告之敬又言僧達道人。是汝師也當以苦告之可得免難遂令一卒引清至一大寺見一沙門在像前禮拜卒謂清曰此即僧達也清求哀救度僧達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不免當報今若能改悔我當明日[illegible]於門外

俟我清遂於門外俟之。至曉門開。僧達果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革心爲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更能持誦諸品經典。可得不横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發心奉受。僧達即與授記。謂清曰。爾向東南日光出處。即達家矣。清既還。復見向來所經歴朱門阮敬。復來相迎執手與語。託以家事。敬乃以一青竹杖。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到家。入至尸前。於是而活。蓋阮敬家與清居止相近。其家已落。窮無可依託者。清乃賙卹其子孫。分宅居之。自是歸心三寶。勤誦諸品佛典。昕夕不輟。

周阮基者。河内人也。以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坐樹下。神状奇異。基遂捨弓矢。稽首起居。已。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巖閒。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皆紺琉璃。行樹端列。緑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神惶怖。再拜請退。即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也。基曰。凡夫肉身。不識大道。忽於今日。得覩天堂。情誠喜悦。不能自勝。願師弘慈濟基沉溺。師曰。汝積罪人也。先身微縁。今得遇我。汝命將盡。其奈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

至道師令基捨惡從善誓棄弓矢乃授基智慧上品十戒及諸品經典令基誦之兼為設疏食食訖令去基再拜奉辭師曰汝命絕之時吾將度汝後基奉持淨戒精勤經典一日忽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瘞之三日而活久乃能言云初見皂衣使者二人執文書引基去忽至一處狀如臺府至廨門使者引入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執簿書或青或黑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積罪深厚應入地獄基聞倉皇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憶聖師心中作念於昔初別之時聖師垂諭必來見度今日危困幸垂救濟須臾天西北瑞雲忽起雲車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階前去地丈餘而止乃見聖師在車中坐冥官見之皆稽首作禮聖師曰我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再拜跪受題云太上救苦真經令基讀之一徧冥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進後更與汝相見言訖失師所在唯覺香氣氛氳久之乃見一皂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人號哭之聲基乃還活起坐良久追憶夢中經不遺一字乃慎持念遂抄錄傳于世後辭親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

昔薛巖為忠州司馬長齋日念金剛經二十遍。及諸品經。年七十二。臨終時見有幢蓋音樂来迎。其妻崔氏。即御史来儼之姑也。屬纊次見巖隨幢蓋冉冉而去。一家皆有異香。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九

嘉言

〔儒〕讀書不破費讀書萬倍利○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教子孫愚○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釋〕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導諸衆生令速成菩提○說是經故得無量福漸具功德疾成佛道○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讀是經者常無憂惱又無病痛顏色鮮白不生貧窮卑賤醜陋

〔道〕燒香行禮晨夕誦經棄諸雜想心注太真尅得玄降白日飛騰○長齋誦靈章五靈互相扶功成天地基世世慶有餘○若復讀誦依經脩行晝夜不懈是人所在自得安樂隨所往生○為諸天人演此妙寶得悟之者俾躋仙阼○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十戒仙官隨所擁護

感應

元至正辛丑。陝西有民家小兒。甫三歲。一日村巷中。遇縣官喝道來。衝前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尚無恙。縣官驚訝曰。此小兒。焉知我名。乃進而問之。小兒為言前生姓名。又連舉舊與酬唱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為故人也。復與縣官言曰。自與君別來。已歷三生矣。今得再相見於此。萬幸也。縣官因問曰。汝前身喜潛心玩易。尚能記憶否。小兒笑曰。真是曾用此工夫。不虛費也。言已別去。縣官因言。此人受用太極未動以前一著。故能出生入死。不受生死移換。

唐董雄。河東人。貞觀中。為大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罪累。與同列李敬玄王欣。俱被維縶。雄專念法華普門品。滿三千遍。以求脫免。鏁忽夜解落。雄驚告忻玄共視。鏁堅全在地。而鉤束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燭之。而甚怪。重鏁封札而去。雄但誦經不輟。至五更。又解落有聲。雄復告忻玄等。明日守一視之。封題如故。而鏁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鬼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鏁亦解落。視之

如雄無異於久倶免。

北齊後主隆化元年。法師曇遷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賾。嘗講唯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夜夢月墮其懷。乃擘而食之。脆如氷片。既寤所苦頓除。以食月成德。遂私名月德。後授人戒。常去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

唐釋遺俗者。不測所遊。止醴泉山。專誦法華為業。乃至數千遍。貞觀中。因病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吾死之後。當以十年為限。試發視之。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讚歎。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

五代。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温。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以法華經為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其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爾。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晉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也。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已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講竟。神施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遂絕。

宋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每夜吟誦。常聞空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大江遇風濤。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勵。彌復精勤矣。

唐貞觀中。有王順山悟真寺僧泓幹。夜於藍溪。忽聞有讀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迥臨。四望數十里。閴然無覩。其僧慄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物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脣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致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在石函中。

長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
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宋李元佐以紹興十六年監建州豐國監。生女子。買民妻陳氏為乳母。女
既長。因不復肯言歸媼賦性獷戾常與人競視同列無如也。乾道四年女
嫁王氏以其好罵弗與之俱。後三年李為戶部郎陳死於臨安赴斂僧舍。
旋命僕治火化將以其骨歸明日僕往收燼未出聞喧呼轂衆視之則有
老幼數十人聚立火所曰。火尸香如蓮花聞於外是異人也故來觀之。僕
為留一宿。黎明呼僧誦經未集遠近已奔湊視灰中皆舍利衆競取之僕
切於拾骸。不暇尋覓。只得十餘顆以歸。色如泥金。而光明可鑑其形若小
兒齒不盈寸。李始歎異訪諸婢云。此媼平生險惡。有何功力致然。皆云無
他善業但每朝早起即誦法華經十餘遍不能記全文唯止憶三兩句。每
日清晨鍾靜只聞如是而已。媼生前罵人當積口業。而用三十六年誦經
之故獲報乃爾亦其善念堅固所致云。
唐永徽年中太白山有兩僧名道祥慧悟祥持涅槃。悟受華嚴忽有居士

作禮請一僧齋僧云。二人不知請誰。居士云。請華嚴師。悟乃赴請。於是居士置悟於衣上坐。令其瞑目。只耳聞颼颼風聲。少頃放他開目。不知到處。唯見屋宇嚴麗。延悟入堂。禮佛繞畢。忽五百僧翔空而至。悟遂下坐。居士語曰。此日齋意在師一人。雖五百羅漢臨時請耳。師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引悟坐於聖衆之上。齋罷。居士令一童子送還。童子請悟開口。飛入口中。悟即騰身空中。謂祥曰。神仙請齋。遂獲神通。今欲暫之金闕昇空而去。

唐上元中。洛州敬愛寺有律僧歸覲。及鄭州界迫暮。投店次。有僧至。不知其名。並房安泊。其後來僧謂主人曰。貧道疲餒。酒酤三升。肉買一斤。飲噉迨盡。律師怒而訶之。身披法服。恣噉酒肉。不知慚愧。其僧默而不荅。少頃。索水漱口。端身趺坐。緩發梵音。誦大方廣佛華嚴經。入如是我聞。至寂滅道場。其僧口角兩邊。復發明光。透射房舍。洎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光明轉盛。誦至六帙。即歇收光。其僧乃卧。天明律師涕泣懺過輕謗聖賢。頂罪消滅。

周僧延壽字冲玄総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岩禪師出家衣不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叅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往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尺鷃音晏巢於衣裓古得切衣角也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遶像見普賢前蓮華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鬮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鬮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脩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竇寺名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跏趺而化

昔佛告四衆。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爲於法故。捐捨國位。委政太子。擊鼓宣令。四方求法。誰能爲我說大乘者。吾當終身供給走使。時有阿私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爲宣說。王聞仙言。歡喜踊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採果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床座。身心無倦。于時奉事經於千載。爲於法故。精勤給侍。令無所乏。爾時王者。釋迦文是。時仙人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密。成等正覺。廣度衆生。

昔過去日月淨明德佛。爲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菩薩聲聞衆說法華經。是菩薩樂集苦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身三昧。得此三昧已。即作念言。我得是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力。我今當供養於佛及法華經。我雖以神力供養。不如以身供養。即於佛前自然其身。光明徧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

昔有四比丘，於法華經極生殷重，恣舒祕教，甘露未霑，由是結契山林，共期佛慧。幽居日積，衣粮單盡，萬里雲霄之志，奇得言哉。其一人云：吾等四窮，尚不存身，法當安寄。汝三人宜以命奉道，我一人者當給所須。自爾振錫門閭，以求供給。雖寒暑代謝，甘苦無慍。以故三人功圓事辦，一世之益，當無量生。其一人者數涉人間，屢逢聲色，坯器未火，難可護持。偶見王者出入，車駕馬喧闐，生心動念，愛彼光榮。功德熏脩，隨念受報，人間天上，常得為王。福雖不貲，亦有限也。三人既得道果，會而議曰：我免樊籠，功由此人，彼耽果報，增長有為，從此死已，當沉火坑，幸其未墜，宜設化。一人云：此王着欲而復邪見，若非愛鉤，無由可拔。一人可作端正婦，二作聰明兒，兒婦之言，必當從順，如宜設化，果獲改邪。時國王者，即妙莊嚴王，今華德菩薩是。其婦即淨德夫人，今光照莊嚴相菩薩是。而昔二子，即淨藏淨眼，今藥王藥上二菩薩是。

宋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

教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遍焚香仰天。輸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分娩。母子俱安。

昔天竺國。有一阿蘭若。華言閑靜處 比丘。名摩訶羅。讀摩訶衍。華言大乘 德行彌著。國王正信。嘗布髮掩泥。令比丘蹈。又有比丘來白王言。此人不多讀經。何大供養。王言我曾一日夜半。欲見此比丘。即到其所。見彼在一窟中。讀法華經。有一金色光明人。乘白象。王。合掌供養。我方親近。彼即滅沒。我問大德。以我來故。金色光明人滅耶。比丘言。此是徧吉菩薩。徧吉自言。若有人誦法華經。我當乘白象來教導之。我讀是經。徧吉自來矣。徧吉即法華經中普賢菩薩也。我聞是已。禮足而退。是故我今常當供養。

姚秦法師鳩摩羅什。華言童壽。此法師名也 龜茲國人。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其母嘗携至月支國。見一羅漢曰。此沙彌至三十五。若不破戒。當大弘佛教。度無數人。戒若不全。止才明法師而已。母唯其言。一日謂曰。大闡東土。唯爾之

力但於爾自身無益耳。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軀。若使大法流傳。能洗蒙俗。雖身當鑪鑊無恨矣。時苻堅據關中。太史奏云有德星現外國分野。當有大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羅什。將非是耶。即遣呂光率兵伐龜茲。光既獲什。迴至涼州。聞苻堅為姚萇所害。乃據關外。僭號後涼。萇卒子興襲位。廟庭俄生連理樹。逍遙園葱變為茝。以為祥瑞。遂伐呂光。迎什入長安。待以國師之禮。與於逍遙園引諸沙門。聽什講說。什辯通華夏。覽舊經與胡本乖謬。以弘始八年於草堂寺。與僧䂮掠音等八百餘人。對舊經考校譯此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後忽感疾。即語衆云。因法相遇。殊未盡心。無何緣謝。所譯法華等經。幸共流布。若所譯無謬。願焚軀後舌不焦爛。言訖而終。至於闍維。舌果不灰

晉釋道生。從師姓竺。年在志學。吐納清新。人皆畏服之。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讚仰羣經。不憚勞苦。遂往關中。稟承羅什。辯問超卓。咸稱神悟。後遁蹟虎丘寺。有講臺石。至今存焉。或時居半塘。誦法華經。忽有一雉常来聽受。一日不見。師念之。夜入夢云。某因聽經遂獲改報。今在某家為兒

子。侍過數年。却來奉事。洎師詢之。果爾。及出家。無何童子命終。因瘞于林。一夕放光輝照塘塢。鄉人異之。啓看乃獲一舌。生青蓮華。因是起塔。後葺成寺。即半塘寺是也。

隋僧法俊住碧㵎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衆見凌空西向而去。

隋僧等觀。生于富陽孫氏。為僧已後。聞智者開法佛隴。遂往依承。專誦法華。無能講說。貞觀中。赴餘杭法忍寺講。忽一夜見神人曰。吾錢唐臯亭祠神也。師嘗經過廟庭。弟子巡遊不值。今故特來求授戒法。師即為然香秉宣。至明日夜半。奄然命終。

晉僧法莊。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遠公弟子。性率直。以苦行有名。誦法華經。自為恒業。常於靜夜。隣者每聞師房前有兵仗羽衛之聲。

隋僧法京。姓朱。會稽人。年少聚沙為塔。蒿艾為殿。合掌稱佛。忽遇乞食僧勸之曰。汝可往天台山出家。彼有初依菩薩說法化世。兒即奔往。便侍智者為弟子。智者笑曰。宿願力故。今得相遇。於是曉夕左右服膺無懈。師因

教誦法華經一部。無儭懺法。後隨侍智者入廬山。則於陶侃瑞像閣內。要

制法華三昧。俄見一僧云。汝法名未勝。應改名為普明。則照了三世矣。自

是從改為號。晄旋歸國清。所居之房乏水。師想念石上忽流泉。又嘗錄文

六盧舍那像。感異人施金而隱。一時於赤城松林中。現身高數十丈。章安

頂禪師親見之。

陳僧慧思。武津李氏子。幼立志持戒。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十年專誦法華。

七載常行方等。九旬常坐脩一行三昧。續詣北齊慧文禪師所。諮禀禪法。

長夏攝心。夏滿受歲。慨無所證。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然開悟法華三昧。

及餘大小法門。後止光州大蘇山。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金字法華。衆請

講二經。即與敷敘。莫非幽賾。次至南嶽。見林泉竦淨。乃曰此古寺基也。依

言掘之。果獲殿址器皿。又往巖下。乃曰吾先世在此坐禪。為賊斬首由此

命終。又今世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髏。師得而頂戴。因起塔以報昔恩。陳宣

帝詔住棲玄寺。道俗顒仰。忽有普賢摩頂。涌生肉髻。常往瓦棺。遇雨不濕。

履泥不汙。或現身大小。或寂爾藏身。瓶水常滿。若有天童給侍。臨終日。大

集門學說法。唱言衆聖相近。泯然命終。感異香滿室。遠近咸聞。時太建元年也。

陳僧智顗。裔出頴川。世居荊州華容縣。十八出家湘州果願寺。二十剃髮受具。即往大賢山誦法華經。無量壽。普賢觀。歷於二旬。三部終畢。後住瓦棺寺。首開法華玄義。隱居天台。初宴息於銀地。時經行於東南峯。或居方丈。誦法華經而入三昧。衆魔惡鬼競來惱害。師於禪定中。亦不覺神之變怪。一時講誦法華。感普賢乘白象。躡駕於前。隋煬帝居藩。請為菩薩戒師。乃賜智者之號。後歸老天台。一夜忽夢大風吹壞寶塔。是時詔書連徵。至石城像前。遷云有疾。遂命弟子唱法華經。而自讚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

隋僧慧超。生丹陽沈氏。性溫裕。自幼從釋。專課法華。聞光州思大禪師。定慧雙明。毗尼律華言無善。乃與智者虛心潔己。摳衣請業。思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嶺。復與智者同塗誦經。移歲後。隱終南。八載行道。倍隆三慧。聞思。大唐伊始。榮重京師。師自入道。即誦蓮經。五十餘年。萬有餘徧。洎

寢疾將終名衆告曰往返吾之常也長生不忻夕死不慼第一義空清淨
智觀是吾凭仗言已向西而逝遺言令露屍松石以施禽獸弟子依教停
一月餘顔色如生還累塔以瘞之。

隋僧智璪姓張氏清河人年十七亡二親深患至篤知無生意夜忽見月
遂念月光菩薩因而得差深知三寶是我依憑即往安淨寺出家挺志高
邁言行俱實後聞智者悟解超羣遂抵台嶺服膺受道智者察其根器乃
遣行法華三昧洎脩至二七初夜坐禪乃見一九頭龍從地涌出上升虛
空璪明日白師師曰此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来之世破無明入法性
空耳又嘗於寶林寺脩法華三昧啓脩初夜如有人来摇動戶扇璪師問
之荅曰我来看燈耳頻經數過荅問如前寺有慧成禪師聞其事而言曰
彼堂內從来有大惡鬼今聞此聲是必相害也天曉扣戶問之見其猶在
甚喜成因以聞永陽王王即遣數十兵吏執杖防護璪曰命由業也豈在
防護謝而去之至第二夜鬼即入来偏打東西於三七日恒爾為惱璪坦
然無懼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讃善哉言已不見。

隋僧大志會稽顧氏子。髮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灑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囀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峯行頭陀(華言抖擻)行。有時投身猛獸。彼皆避去。飡粒若盡。唯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身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晝夜。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燃一臂於嵩嶽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士衆通集。師絶粮三日。登大棚中。布裹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然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讃佛德。或為衆説法。聲聲不絶。燒已下棚。跏趺入定七日而卒。

隋僧道悅。俗張姓荊州人也。十二出家玉泉寺。器識沉遂。安貧苦節。長誦法華以為從業。玉泉智者創置。未有鐘磬。師於泉源得怪石一片懸之。每誦經一卷。輙扣一下。聲韻清徹聞者肅然。幽冥之徒屢有祥感。知而不傳。嘗患水腹急如鼓。一夜誦經。水忽派注。洪腫頓消。

晉僧靜生蜀郡郫人。俗袁氏。少為僧以苦行聞。成都守宋豐請主三賢寺。

誦法華經。又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忽有一虎來蹲於前。徹竟乃去。後誦習次。常見四神人左右侍衛。年雖垂老。行業弥堅。洎感疾。即付囑門人。趺坐而化。

晉高昌僧法緒。德行嚴峻。飯蔬飲水。後入蜀。居劉師冢間。行頭陀行。虎兕見而不傷。常處石室。誦法華維摩(華言淨名)光明三經。忽於一夏在石室中右脇命終。七日不壞。香氣襲人。每夕放光。照徹數里。鄉人異之。即於屍上為起冢塔。

晉僧法義。俗姓竺。十三歲入道。專勤梵行。誦正法華經。住尾棺寺。後還會稽寶山精舍。咸和二年染疾。誦習無斁。夜夢一僧為出腹胃。洗滌垢穢。洗已還納腹中。夢覺疾即痊愈。晉帝嘗宣至禁中。從受五戒。供奉殷厚。至太和年不疾而化。敕市新亭崗。起塔安窆。

晉僧竺法曠。俗皐氏。寓居吳興。志操高卓。戒行淵深。本師寢疾。曠為祈誠禮懺。凡七晝夜。因感五色光明照室。其病即差。後止於潛青山石室。每言法華為會三之旨。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平居則誦。

謝安為吳興守。時往展敬。晉簡文帝召至。命齋懺以遣妖星。晚遷禹穴呂原寺。為百姓拯救危苦。莫不效驗。有人常見師行坐間每有鬼神數十輩衛於前後。享年七十六。

晉建興二年。長沙縣西一百餘里。有青蓮花兩本生於陸地。道俗爭觀。因掘其地一丈二尺。得一瓦棺。而蓮出於棺之壞處。斵棺視之。有髑髏拴索其蓮根生於齒頰間。時有說者曰。昔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使衣紙服以瓦為棺。此其是矣。

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經為常業。初死權殯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朽。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終置屍巖下。餘骸並朽。其舌如故。

宋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母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為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僱人斫薪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龕。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剋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雲奔。盈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

燿然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泓至頞猶聞經聲大衆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道俗異之時元嘉廿八年也

宋僧瑜俗姓周吳興人也弱冠出家行業純備於廬山南建招提寺以居之常持蓮経未嘗少替一日謂友人曰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遠哉遂積柴為龕設齋辭衆是日雲雨交零乃發誓曰若我捨身無悔天當晴朗不然即霶霈矣言已雨霽至夜入龕合掌趺坐誦藥王本事品火燄至體其坐自若衆見紫氣騰空經日不散時年四十四過後十四日瑜之舊房忽生雙桐樹枝葉豐茂貫壤直聳識者以為娑羅雙樹克炳泥洹之道瑜之庶幾故見斯瑞因號雙桐沙門

宋僧慧益廣陵人出家壽春後憩竹林寺氣節卓越精誦法華誓願焚身作真法供凡在見聞毀讚尤多初絕粒食酥油後斷酥油服香丸雖四大綿薄而精神警正孝武深加敬異遣使諫止不從以大明七年佛生日於鍾山南置鑊辦油乃詣闕辭帝帝見改容師再三囑以佛法而退帝親駕

見臨。時四衆奔集。師乃入鑊。纒以吉貝。灌之以油。將欲發火。帝復止之。益確固不從。且曰。微軀賤命。何足介聖意。願乞度二十人出家為佛法助。勑許之。益執燭自然。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睫。猶聞其聲。衆見悲慟。響震山谷。帝忽聞空中笳管之聲。異香芬馥。盡日方還。是夜帝又夢益振錫而至。復囑以佛法。翌日帝設大會。度二十人。勑於燒所建藥王寺云。

晋僧登師者。止廬山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安王聞之。累詔奉迎。因暫下山。王與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雜。心多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徧照大衆。衆見光明。競拜喧閙。師即不語。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閙。光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衆又喧閙。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迴也。即於是日。倏然超化。

晋僧法志。結菴餘杭山。誦法華經。朝夕不懈。有雉巢于菴之側。每聞誦經

聲則翔集於座傍。若侍立聽受狀。如是者七年。一日憔悴。師撫之曰。汝雖羽族。而能聽經。苟脫業軀。必生人道。明旦遽殞。師即瘞之。及夜方假寐。夢童子再拜曰。我即雉也。因聽師誦經。得脫羽類。今生於山前王氏家為男子。右腋猶有雉毳。見可驗也。僧詰朝至其家問之。果然。王氏一日設齋。志方踵門。此子遽然曰。我和尚來也。與眾異之。攜以示志。志撫之曰。此我雉兒耳。遂解衣周視。其腋下果有雉毳。志曰。至七歲宜聽出家。父母唯之。至時入山。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命云曇翼。授與蓮經。不遺一字。志師歸寂。翼即為此山第二祖矣。

宋僧弘明。生於會稽嬴氏。出家雲門寺。節行孤高。人所具瞻。誦法華經。坐禪禮懺。六時不輟。感淨瓶之水常滿。人謂天諸童子給侍也。一日坐禪浴忽有一虎。蹲伏于前。久之乃去。續往永興石姥巖入定。亦有山精來惱明以腰繩繫之。精遜謝求脫。即曰。後不敢來。自爾絕跡。

齊僧慧豫。黃龍人。少務學。游京師。止靈相寺。徧參名師。或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誦法華大涅槃等經。一日寢臥。忽夢三人扣戶。衣冠鮮潔。執蓋

相迎。問之。答曰。法師應死。故来奉迎。豫曰。小緣未了。可延一年否。遂諾而去。至明年是日。復夢三人如初。因爾而卒。

宋僧了宣。西明寶林肄業。入南湖光嚴堂閱大藏。預法華期懺。二十七年。與榮行人最相善。一日詣榮室默坐。榮問之。師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冀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衆諷彌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悉利。合掌而化。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異香襲人。士庶聞之。傾城来裒。闍維之處。舍利無筭。

周釋慧命法師。長沙人。十五誦法華。纔七日終一部。與法音為淨土友。一夕携手月下。相顧咲曰。時至不行。為貪生。西方有期。吾其去矣。音曰。寧不俟我十日。命竪兩指。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衆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咸唱善哉。後十日。音亦亡。祥瑞悉與命同。

晉僧跋澄。年二十出家為僧。根器魯鈍。罔然無所措。立志誓誦蓮經。以求西邁。日記一行。或得半偈。如是勤苦。至八十歲方通一部。一日忽見朱衣神人。手持請疏。曰。天帝奉迎大德。跋澄。師曰。生来愚鈍。隨分誦持。尊祈極

樂忉利雖是勝處非所願也神人辭去又一時夢七寶大塔身居第五層
望見七寶城階無有涯際外有二金剛執杵而立數十青衣手執白拂以
拂階道澄問答曰此是西方寶城階道來迎跋澄覺即語弟子曰汝將
吾衣鉢營大衆齋又言汝等此時見千佛否答云不見又曰覺非常香氣
否答云咸聞言已西向奄然而化

梁僧法雲陽羨人俗周氏其母始生見雲氣滿室因以雲為小字七歲出
家立名法雲年三十講法華淨名機辯風生嘗於一寺講敷此經忽感天
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于堂內不空不墜講訖乃去時誌公道超方外
或來雲所曰吾欲解獅子吼請師為說師即陞猊剖析誌彈指曰善哉微
妙矣武帝一日以天亢陽問誌曰何計得雨誌曰雲能致雨當請雲師講
經雲講法華未畢即大霈膏澤

梁時僧遷出於嚴氏自幼神俊識者奇之師侍法師道則自弱冠便誦蓮
經數溢六千一日坐而若寐夢見普賢垂光照燭親為摩頂書而不傳至
將示寂方陳同志法華大品涅槃等十八部經各講數十徧皆制義疏流

傳後學。後歸寂變于江陵中華山。

隋僧法崇篤志経論。尤精法華。嘗至湘州麓山。山精化爲夫人。詣崇請戒。因捨所居山爲寺。未幾化洽湘土

隋僧玄秀。居黄州随華寺性清志潔。常誦法華。每有異相。不以爲奇。時當酷暑。師方誦経。友人遣价名師納涼。行至房前。忽見人馬翊衛。怖懼而返。友人親往。所見果然。廻轉後門。兵甲彌多。塡塞空中。不可勝數。四衆盛傳。咸曰神異。

隋僧生。孤雲之性。初無定姿。但是伽籃。不問有無僧衆。於中止住。乞食自資。誦法華経滿一千部。即便移錫。開皇中。至靈巖寺持誦。一夜忽見神人數十。俯伏聽受。生曰。汝是何者。神曰。弟子是山神。住此已七百年。今聞法師誦経之聲。特来聽受。請師爲誦。良久乃去。自是常来。師續詣相州法藏寺。建大藏於眼中。然燈供養。大乘旋誦不息。後終於彼。

隋大業中。虎丘有僧亮。十二出家。稟學。唯誦法華。未滿四旬。一部通利。南游會稽。於剡縣三生像前。鄮山舍利塔前。各然一指。以表慧燈供養。尋返

故鄉止北禪寺。一日忽索湯盥沐。與檀越作別。正坐而化。感異香滿室。

唐百濟國沙門慧顯。少出家有大志。唯誦法華經。或有祈福請願。無不如意。聞講三論。便往聽受。法一染神。彌增慧解。初住本國脩德寺。有衆則講。無則清誦。四遠聞風。咸來參侍。師厭於迎接。竭往南方達拏山。山極深險。顯坐其中。專業如故。遂終於彼。同學舁屍置石室中。虎噉身分俱盡。唯髑髏與舌存焉。經于三年。其舌紅赤柔軟勝初。後變為紫色。其堅如石。道俗仰止無窮。累塔表識。時貞觀初也。

隋僧法喜。生於襄陽李氏。七歲出家荆州清溪寺。雖學諸經。唯以法華為宗骨。文帝勅住禪定寺。晚年欲祈通感。誓誦蓮經千偏。因不止舊房。巡繞塔寺。誓填本願。數滿八百。寺僧忽見一白馬駕寶車。入喜房。後歸老廬陵唐貞觀六年染疾。召門人曰。無常已至。勿事囂擾。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衆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因以報喜。喜曰。世間果報已捨。如何更生樂處。須臾異香充室。端坐而化。

唐僧會通。雍州人也。少忻道檢。剛勁高節。隱終南豹林谷。綜業讀法華經。

因見藥王捨身。便欲仰傚。私積柴木。誓欲行之。以貞觀末年。於靜夜中誦菩薩本事。以火焚燎。煙焰甚盛。卓爾跏趺。誦聲如故。衆於是時。忽見西方有太白光流入火聚。燒已。收聚餘骸。即樹勝塔。勒石山中。以傳不朽。

隋僧慧旻。河東人也。九歲出塵。服勤白業。誦蓮華經。後主光興寺。講法華經。彈指之間。異香屢至。聽者雲集。咸言善瑞。後遷通玄寺。結會行道者二十七年。足不踰閫。隋末崩離。吳中飢饉。四衆逃難。唯旻守死禪誦。大唐開化。止南澗寺。兩虎一彪相親同止。未終前三日。異香滿室。擧衆問師。師曰。吾後日當去。生死。人之常也。寄世若行雲。各念無常。早求自度。至期果順化。

唐桂府城外。江東五里有雉山寺。其始有一僧卓菴此地。日誦蓮華經。仍能講說。忽有一雉。常來伏翼聽受。終第五卷。雉即不來。後八年。山下民家生一男子。年始八歲。不葷不戲。堅欲投其僧出家。父母聽之。既去。一日僧浴。令兒淨背。堅不肯袒衣。僧問。荅曰。其前身即雉也。因聽師講誦。故報爲人。今腋下猶有雉毛。故不袒也。僧因授是經。前五卷覽已誦讀。後二卷則

不能也從此山以雄名因山置寺寺猶存也

隋僧智聰住揚州白馬寺專習三論尋渡江住安樂寺值隋國亡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虎馴遶聰曰吾已十日不食命在呼吸間卿可食之虎作人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見一老翁腋下挾一小船来曰師欲渡江即上船其四虎見而淚出聰曰持危拔難正在今日即同四虎利涉南岸船及老人忽然不見聰領四虎止西霞塔西經行禪誦稽不寢卧安衆八十餘人若有凶事虎来大吼由此驚覺至貞觀中年九十九於佛降生日熏鑪徧禮聖像還歸于靜室端坐而化

唐僧法嚮揚州人身長八尺骨狀魁岸十六出家即事勤苦通誦法華以為德業晩於西霞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三昧三七精進大獲靈瑞知而不言一時有虎侵害人民日計數十道俗設禳災大齋虎忽入堂搏一人去師隨後喚住曰何故遣次令為設齋可放此人虎即放之自後諸虎皆集師以杖扣頭為説正法自此不復為害

唐僧儀禪師止蘇州開元寺造大佛殿忽見一婦人抱兒子告師曰兒子

為患請轉法華經一部。禪師轉畢。遽有一朱衣佩劍来者。拜曰。前日妻子為兒所患。蒙師轉經。今已得愈。特来相謝。聞師造殿。謹以錢十千相助。弟子是許將軍。師曰。公住何處。許曰。住師屋後。言訖不見。師遣人穿地尋之。乃見骸骨一具。佩劍横身。人皆歎異。師即祀而葬之。

唐僧法轍。絳州人。少而勤苦。通法華經。常以是業誘化一切。乃於孤山西河。造立堂宇。剏置伽藍。處元無水。一旦地陷。清泉迸出。故秦州刺史房仁裕。申請寺額。即以陷泉為名。師又善持呪。多有應驗。永徽二年二月。自知將死。囑付徒衆。端然坐逝。時天色晴朗。雨華如雪。香而不釋。樹枝草葉。白同粉色。周二里餘。三日始隱。終後三年。坐身不壞。

唐釋大義。蕭山徐氏子。生而英特。十二從釋山陰靈隱寺。凡是經教。開卷必通。開元中。喪其親。因入天台佛隴。閲大藏。報劬勞。謁見左溪。稟承止觀。超然悟心。以畢大事。平生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為行業。終時咸聞空中有奏天樂之聲。

唐僧遂端。俗張氏。投師於明之德潤寺。為人質直清粹。不妄交游。師授蓮

經誦猶宿習人皆驗歎十二時中口吻不輟至老不懈咸通二年跏趺而絕須臾口生青蓮華七朶芬芳香潔遠近聚觀於是造龕窆於東山之下經二十餘年塔內屢見光現及啓視之形貌如生遂迎還寺漆紵飾之

唐僧元慧晉平原內史陸機之裔髫齡穎悟長而溫潤出塵納戒之後入五臺山觀禮聖迹歸建興寺立志持三白會昌中遭沙汰宣宗朝還入法派咸通年送佛骨舍利往鳳翔鍊左拇指口誦蓮經其指復生所誦法華平生不計其數三白者白飯白水白鹽也又身不偏觸口誦真經意不妄緣此三明白尊此嘉名以故吳人呼為三白和尚

唐僧鴻莒即燕公之兄也出家越之龍宮寺精通蓮經晝夜讀誦每見鬼神扶衛或為添香然燈至後唐長興中不疾坐亡至于三更手敲龕門曰吾緣佛土善友嫌服裝不淨以故轉來易畢再坐去至於七日頂上猶暖葬後每有一虎遶塔號吼

唐釋貞誨姓包吳郡人十三出家龍興寺守性沉靜分陰是競方逾一稔誦徹蓮經用是為常業日周二部十九祝髮自是伊洛晉郊凡有講筵莫

不絲聽天祐中至京相國寺寓舍講法華經十許徧後會宋州師孔公仰師高行即給俸於西塔院置長講法華堂後將終自具湯沐更淨令唱上生禮佛忽望空合掌曰勞煩衆聖排空相迎徒侶爾時並聞天樂之聲須刻而卒

昔潭州門裏街北巷有青衣寺有僧亡其名於此地誦法華經每致靈異世不具傳一時感二青衣童子侍奉死後葬之忽於冢上生二蓮華發而看之乃自舌根而出因建此寺遂以青衣為名焉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懷正信常誦法華普門品偶公幹乘船過吳松江中流風作人船俱沒文本浮在水面聞人語曰但念佛誦經必不死也如是者三自此隨波達于北岸後於江陵設齋雲徒並集有一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遇害當逢太平致富貴也言已而去文本忽一時食椀中得舍利二顆獲太平富貴皆如僧言

隋開皇年臨沂有王梵行少瞽兩目其母慈念口授法華經誦計一萬七千部其後目雖瞽其日夕往返織簟縫衣等事皆無礙人疑其別有所得

問之終不肯說布衣蔬食終身不娶年七十一而終遺言送屍林野任
獸噉食肉盡骨存舌則不壞色如蓮華

唐王淹琅琊臨沂人祖父皆顯宦淹官至黃門侍郎生而魯鈍專樂大乘法華一部終始誦通後病亡有弟固即新安太守亦誦蓮經忽夢兄曰吾生西方在鐵葉蓮華胎内五百年華開始得見佛以苦志誦經故得西方之生以魯鈍故尚受胎報告汝等知當思來報勤心經典勿懈怠也言已而別

隋陸淳吳郡人雖居俗舍心常慕道法華一部日夕誦持後忽病一向仰臥開眼看屋了不暫眴有知識僧來問疾君何仰臥視屋耶答曰佛記陸淳當生夜摩天今見彼天宮殿城闕及諸天衆以故我今顧眄不倦過四日遂終

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妾王慧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華經輙見浦中有新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尺一寸趺銘云建安五年歲在庚辰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

元鐵鏡和尚住何山座下。有恭都寺者。四明人。廉介自持。精脩梵行。日誦法華一部。臨終無疾苦。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

宋紹興二十八年。無為軍指使李遇迎新郡太守於城西。既行十餘里。聞尚遠。遂還家。忽見百許人從路傍出。皆如三五歲兒。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相與毆。每奮拳必十數輩仆地。纔仆即起。已散復合。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擲髮者。李益窘迫。不可脫。且擊且前。俄一老叟布袍草屨。不知自何來。厲聲咄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鬼遂散。老人亦不見。李迴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惛不醒。諸子揭衣視之。但青痕徧體。即就其處招魂。請僧誦蓮經。涉半年餘始能策杖而行。老人疑土地神云。

宋陸沉道號省菴居士。住明之橫溪。文章左丞陸佃之孫。官至刑部都官郎中。任福建提舉。丁母憂而歸。中交代鄭興裔之言。聞退于家。客至必合爪而言曰。某與鄭無隙。此歷刦中寃耳。果此心不安。必彼此酬酢無了時也。予謹當以善法而解之。遂一志持蓮經。每晨起即澡浴更衣。入淨室中。

焚香跏趺。目不他瞬。首唱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福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刼火光中舞一迴。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鏗如貫珠。日一徧者三十年。登八秩增至三部。賦詩見意。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即以紙界方窠。劃滿百部為一圖子。積成巨軸。總其數則九千四百八十五矣。計其卷則六萬六千三百九十五矣。餘暇又閱毘盧大藏。凡是台教律部少林心宗。無不博究。復誦弥陀佛號。一意西馳。紹熙五年。壽八十五。四月六日索湯淨身。冠衣整容。就寢而逝。洎殮入。忽聞蓮華馥郁之氣。皆不知來處。近撿之。蓋噴之於口鼻中也。是時女人多不聞香。豈五障所蔽乎。

唐淮寧近城河北岸。有華臺寺。其始乃一大姓家。有室女。能誦法華經。其兄娶妻。心亦樂學。未幾姑與嫂俱能背誦。每至更闌夜靜。月白風清。二人同聲以誦。雖世之戛玉鏘金。無以並其韻矣。一時病。姑嫂併殂。異日嫂墓忽生紅蓮一朵。開敷妙盛。人悉異之。啓看。乃見蓮根自嫂之口。連貫姑墓。又發姑墓。其根蓋出于姑之舌本焉。蓋嫂之經從姑以授。表相因由也。

唐武德中。都水使蘇長撥巴州刺史。帶家族赴官。因渡嘉陵江。中流風作

船帆傾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喪失唯一女使常讀法華經浪入船中女乃頭戴經函誓與俱沒既而女即不沉隨波泛泛頃刻至岸捧函而上開視其經了無沾濕此女後嫁於揚州其篤信讀誦愈於舊也

宋紹興末奉化縣有姓趙人其母平日重佛齋戒誦法華經房下有一女使每竊聽久久忽記得四句所謂青蓮華香白蓮華香華樹香果樹香自此動靜施為常吟咏不絕人聞之謂為笑語殊不知此女亦有用心處一日作事乖主意箠楚至死遂以其屍潛瘞後園異時忽於其上秀出青蓮華一朶香色可愛餘人不知其因獨趙母默而識之蓋所誦四句經感應之如是也趙母復不匿其德家說與虛堂法師本空空每舉此以化人

唐天童山景德禪寺始西晉時有學佛者立祠巖下垂四百載至開元二十年高僧法璿按圖記披榛莽得故跡造精舍於山麓之東祕書省正字萬齊融首建多寶塔于西南隅峭拔數仞法璿居此日誦法華經感天童躡雲升降捧天食來供師遇夜則繞塔行道人遥見師身與塔之相輪等初母夫人夢吉祥天女引行摩利上宮已而娠師焉茲所謂太白禪師也

寺有范的撰記備述其事。

梁尼諱道蹟號總持不知何許人。得法於菩提達磨。遂居湖州卞嶺之頂峯。晝夜誦法華經滿十萬部。幾二十年不下山。後歸寂塔全身於結廬之所。至大同元年塔內忽有青蓮華一朶。道俗異之。因啓看。見尼肉身不壞。其華從舌根生。又於中獲蓮經一部。州郡錄實表奏。勅置法華寺。

唐吳興僧抱玉。母梅氏。孕協靈祥。即惡葷穢。既誕數歲。即思佛乘。遂於尼總持法華寺出家。頗誦蓮經。三月通貫。自此日持七部。年登二十。詣京受戒。時肅宗皇帝。夜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吳音清亮。洎翌旦陞朝。勅京城僧能誦法華者二百餘人。並入禁中。帝視之。皆非所夢者。其抱玉方入闕。闕令問其遠來之意。答云。善誦蓮經。特來受戒也。令奏帝。即降旨名見帝曰。朕所夢者。音容宛若。遂勅令上殿。賜坐誦經。至隨喜功德品。口角放五色光。帝大悅曰。朕夢中所覩之光。即此也。經纔畢。賜七寶湯。令別築香壇。專為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居京三年。專一持誦。又勅千福寺行道經四七日。而梵音徧滿。常通聖聽。別居藍田精舍。復詔住資聖寺。

光以慈親在吳上表乞歸報恩勑不允再加首飾戴法華經誦念尋有詔許還光奏曰臣歸鄉有三願就養老母一也乞度天下僧二也願增造法華寺三也詔並許勑湖州以官緡增廣寺宇賜墨詔一道多寶塔一所彌勒像一軸金字蓮經一部七寶念珠一副奴一人侍行既歸乃依法華寺松逕築菴以居日持華偈報上大恩至永貞改元季冬往別刺史顏防善曰余去矣人世無常猶如夢幻還寺恬然坐逝感異香飄拂三日不消葬于菴側時衆咸謂師即梁朝尼總持後身師居藍田日寺僧先夢天童來降告言大光經轂通于有頂非聊爾也光一日宴坐道場自見神人從天而下以手按摩于心自爾功力彌著形神不勞師偶山行忽墜龍井即思多寶佛塔願持此品十萬徧恍然奮脫有若神人捧出後詔住資聖寺寺文德皇后造忽遭回禄於瓦礫中得數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降旨重造光覽其經倍加精進次乞歸吳地既即上爲程相國李紳刺于吳興醉於持經道場夜醒忽見白光滿室往覘光公宴坐持經光起面門經轂向息光亦隨斂

宋太平興國中。江南僧懷德。自離俗。謹厚飭身。誦通法華。因以得度。自爾雖登講席。終以誦持為專務。晚游泗上。禮僧伽塔。屬太宗遣使賚幡華上供。德誓欲焚身供養。先捨衣盂。設齋次。衣以紙服。纏身灌蠟。禮辭衆僧。手執雙燭。登㫺積上。發火誦經。至火燄熛高。猶聞誦經之聲不輟。及收餘骨。舍利尤多。遠近莫不稱歎。

宋僧紹巖。雍州劉氏子。七歲入道。凡百經書。覽同溫習。遊方至杭州。掛錫水心寺。恒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感陸地生蓮華。舉城瞻矚。巖遂蹂之。因發誓仰傚藥王焚身。時錢王篤重歸心。苦留乃止。尋復潛往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投而不沉。云有若神人捧足。適漁者救之。錢王即造上方院。名以居焉。開寶中。感疾不救藥石。即顧命曰。吾誦蓮經及二萬部。決以安養為期。今幸遂懷。言已坐亡。襄事官供荼毗于龍井山。獲舍利無算。骨猶玉瑩。乃以石函寘于影堂。太師孫承祐製碑。

宋成都府有僧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於蜀。亦不遇害。一日忽見山僕曰。先生來晨請師誦經。在藥市奉迎。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重烟

尋見一跨溪山閣乃其居也僕出曰先生請師誦經老病起遲若至寶塔品乞見報師報之先生果出野服藜杖兩眉垂肩默揖焚香側聽而入齋則藤盤竹箸秫飯杞菊不調鹽酪美若甘露飯訖下襯一鍰僕曰先生寄語遠來不及攀送僕即送行僧於中途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何名僕即於僧掌書思邈二字僧嗟駭僕忽不見凡尋三日竟迷路蹤歸視襯金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饍身輕無疾至大宋元禧中年一百五十歲長遊都市後隱不見

晉僧景超素持戒範性質直不苟循解包廬山唯誦妙經為常務禮華嚴經一字一拜已及二徧乃燒一指為供次禮法華煉指亦然自後身膚內隱隱出舍利磊落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皆獲之石晉天福中卒於菴所

漢僧洪真滑州淳于氏之子少悟塵樊決求出離介然之性雲鶴相高師授妙法一舉通利生來所誦約一萬過鎧甲精進餘無過事後詣朝上表乞焚身供養佛塔勅不允真歎曰善根微弱魔障尤强遂退廣愛寺罄捨

衣盂。作非時施。忽怡然坐逝。經于數日。顏貌如生。洎遷化。舌根儼在。益更鮮紅。伊洛之人。重之如佛

宋。明州開元僧可久。常誦蓮經。時稱久法華。元祐八年。無病端然坐亡。過三日忽甦。云吾已神遊淨土。其土之相。與十六觀經所說莊嚴一同。七寶池中。所有蓮臺。皆書當生者姓名。一紫金臺書云。大宋成都府廣教院熏法華。已生其中。又一金臺書明州孫十二郎。又一金臺書明州久法華。又一銀臺書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坐去。至後五年。徐道姑果坐亡。亡時聞異香滿室。過十二年。孫十二郎卒。時聞天樂之聲。靈瑞重疊。人皆仰之。

宋僧若觀。世烏鎮人。俗姓錢氏。從釋於嘉會院。立行卓爾。四衆欽之。紹興十八年。嘗結緇白輩。脩行淨業。其勸化搒子云。某伏念生死無際。輪迴不息。唯安養之歸。則無退轉。某遁跡山間。生滅夢幻。幾二十年。不入城市。常看法華光明二經。每日各一徧。終始不倦。誓與法界衆生。莊嚴淨土。入會者各念佛號十萬聲。先得道者。遞相度脫。前後命終。各執青蓮華。往生淨土。一日。空相講主見訪。齋次食方三味。忽索筆書偈。趺坐而終。空相證明

大為勝異荼毗。正值日輪當午。舍利迸出。光瑩奪目。道俗競取。而骨亦不存。

宋。僧從雅。錢塘人。肄業淨住院。依天竺海月都師。得台衡三觀之傳。然無經世意。乃曰。慕虛名爭如脩實行。言清行濁聖賢所呵。遂歸南山天王院專以讀誦為業。平生閱法華經五藏。金剛四藏。彌陀十藏。禮釋迦三十萬拜。禮真身塔十遍。每一字三拜。禮法華經三遍。禮彌陀佛一百萬拜。誦此佛號五千萬聲。時憲使楊傑嘉其精脩。以所撰安樂國贊十章贈之。師欲以此化導無窮。遂圖三輩九品真容。列以贊文。刊石淨住院。一生坐不背西。其精誠類如此。後無疾坐逝。感異香滿室。天樂盈空。人皆謂西聖來迎之兆矣。

宋。僧思聰。錢塘人。年十五入天竺靈隱山。就法安寺出家。立志勤苦。每日出城化僧供。夜而不寢。專誦蓮經。至二十歲。抱經投試。即預選僧。自此日持二部。餘則又稱佛號。或謂之曰。誦經足矣。何必更稱佛乎。師曰。命終欲生其國。安得不繫念在心。一日感氣疾。乃曰。某夜來已見佛菩薩衆。並云

同來接引更兩日吾其行矣弟子祖安曰恐是魔境不可擅隨師曰吾命終時若於胸中生蓮華則往淨土之驗矣過兩日天始拂明命安嚴磬曰佛及菩薩已滿虛空衆共稱佛奄然而終探其身皆冷唯胸前如掌許溫潤有若蓮華敷榮之狀果符所說矣

宋僧靈照東陽人也生而傑異志願為僧自入空門未嘗偃卧晝夜禮誦未逾一月通法華光明二經年過弱冠中試經第進具以來負笈敎庠盡得天台三觀之道累尸名刹晚止華亭超果元豐間結諸善知識為社仰東林之風慕西方之訓嘗夢彌陀三聖師跪而問曰某一生誦經期生淨土為果願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則生勿復疑之又於靜夜誦經夢睹普賢因即發心造菩薩像誓誦蓮經一萬部以嚴淨報餘之所誦不計其數忽卧疾謂衆曰吾病中見有異相淨土之期決矣遂累足而殂闍維舌根不爛柔潤如生舍利遍流赤白相間

宋僧可諒俗楊氏鄞人也七歲出家誦通法華二十二策經落髮師風骨清儁志趣不羣攝威儀謹言語課誦佛書日有常度恪脩淨業一覽大藏

經。九載熏脩法華懺。行住坐卧。常在其中。不見世間過患。一日寢疾。召弟子曰。吾大事將至。汝當精進行道。毋忽吾言。吾平生進脩。未嘗犯戒。若實得道。死必有異。過數日。俄而床足土上。産芝草一本。其色白。其紋如蓮華。師見而言曰。吾居現此。去時至矣。即書偈曰。無經可誦。無佛可念。今日臨行。大家證驗。援筆跏趺而逝。

宋。僧惠詢。道號月堂。俗陳氏。永嘉人。自童齡。擧止傑異。因捨從釋。肄業祖印院。師授法華。登案數徧。即背讀。人皆駭異。披緇已。挺志于學。行愈勤。遵經七軸。日課為常。縱祈寒隆暑寢病。亦復不懈。十載于茲。言行俱滿。一日屬疾。氣色將行。弟子請說法。師曰。法豈有說耶。即索筆書偈告衆。驟稱佛號。垂手兩結彌陁印。跏趺而終。遺言依五天佛制火浴法。骨分為二。一祔胸山親壟。一塔南城祖原。議者以諸祖皆窆全身。遂雜頂髮以表師志。將一歲猶未往。偶學者至。啓髮瞻禮。忽睹舍利盈掬。光彩陸離。提擧陸沉為之贊。

宋。僧雲佐。出家鄭之海慧院。素持法華經。策試得度。自是參學台宗。雖住

返江山多歷年所而不癈所業晚歸延慶四十餘年靜處一室清誦湛然日以四部為率年八十餘偶老病不至困瘠即索湯沐浴更衣整肅名同袍諷四安樂行步選之間端坐而逝洎從火化煙燄上作金色或五色芬芳至收餘骨得黒堅固其相內空外圓狀似槵子數珠人頗異之

陳華手足高郵縣人志節霜淨言行氷清誦法華不捨晝夜初誦一卷忽於右手爪上生一華狀如綾絲次第誦至第五五指爪上皆生一華誦徹六七掌上併生三華大過爪上由是聲傳帝闕陳武帝召入看之從此郡人競呼為華手足

陳僧玄光海東熊州人少厭俗塵專脩梵行洎長遂越滄溟求中國禪法於是往衡山參思大禪師思察其根器授以四安樂行俄證法華三昧返錫江南附舟至于大洋偶見彩雲雅樂絳節而至空中聲曰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於龍宮說親證法門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尋入宮城不類人間官府無非鱗介鬼神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者凡七日事畢王躬送別光復登舟舟人謂泛洋不進者半日而已

唐尼法潤。住丹陽三昧王寺。自少入道。精脩禪慧。通誦蓮經。日夕不替。至七十四而化。遺言令露屍施生命。弟子遵承。蟲獸噉盡。唯心舌俱存。舌猶赤色。心稍黑焉。衆即起塔緘奉。

齊并州東罕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黃白相間。忽得一物。狀如兩唇。中有一舌鮮紅赤色。州縣異之。以事申奏。上問臣僚。皆無荅者。即詔沙門大統法上。上奏曰。此是持法華經者六根不壞報也。其誦千部。徵驗如是。帝遂勑中書高珎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珎承命而往。乃集諸持法華經僧。執鑪旋繞。宣誦此經。而告之曰。菩薩涅槃。以經像法流行。欲無謬者。請現靈瑞。言已。聲誦此之脣舌。一時鼓動。有如讀誦之相。四衆覩見。莫不毛竪。珎回奏。詔以石函緘之。立塔旌表。

梁庾詵字彥寶。新野人。幼聰警。篤學經史。賦性夷簡。特愛林泉。蔬食弊衣。不事產業。少與武帝相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又詔為黃門侍郎。並稱疾不起。晚年尊志釋教。宅內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忽於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顛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寢

病既愈曰願公復来不可久住顏色不變遽然而化舉室咸聞空中唱上

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詔謚貞節處士

宋撫州有華藏寺在縣南七十步於昔李唐朝號光度寺蓋唐有優婆塞華言近事男於此地專誦蓮經一日忽見老叟言是潭陂七郎君潭陂七郎君廟在郡祀典告曰願輟誦少頃假道以過旦日當為營建精舍是夕雷電風雨大作曉霽遽見棟梁椽桷萃疊其上爾後優婆塞歸寂以全身塔于寺南至宋祥符中塔內忽生蓮華七朵舉郡異之

宋范儼仁和縣人常時蔬食不涉世緣其子不能治家儼不之顧但云我自是寄客耳於是日讀法華經專心不懈復書寫是經一部大觀中年七十餘偶呼甥徐倪曰汝當為吾治後事吾秖三兩日在倪續聞儼在佛堂中高聲呼普賢菩薩應諾數番多云固是兩字倪問之答曰我見普賢乘六牙白象光明射我純作金色謂我嘗誦法華經念彌陀佛得生淨土故来相報汝明日卯時當行吾與彼佛同来接引我從此應諾也至時儼即念佛菩薩便覩衆聖授手自稱儼是何人得佛菩薩接引連言實是難當

遂就座。合掌瞑目而去。

唐聖曆中。有沙彌名彌伽。雖未受是。身意清淨。專誦華嚴。一日帝釋遣使迎請。伽曰。未審天帝何緣見命。使曰。帝與脩羅時戰。欲求法力加彼。伽曰。沙彌無法。使曰。唯見法師專持華嚴。可為人天福田。所以見迎耳。於是受請。閉目俄頃。便至天宮。延請入殿。誦華嚴經。坐于寶臺。乘空而行。向其敵所。脩羅軍衆覩此威靈。怖竄藕孔之中。帝喜。迎師還宮。供養。施以七珍異寶。又白師言。若須長生之藥。當以奉上。師曰。割愛出家。求無上道。世間珍異及長生事。非所志焉。帝釋禮謝曰。成菩提時。願相救度。遣使送還。

宋荆王夫人王氏。元祐中。事西方。課經佛甚精恪。獨一妾懈慢。夫人將逐之。其妾悲悔。極加精進。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妾起居叙謝因夫人訓責。令獲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否。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二池。皆白蓮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脩西方人也。世間纔發一念。池中即生一華。隨其勤惰。榮悴各異。中有一華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消散。即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傑也。又有一華朝服坐上。其華

消悴。曰此馬玕也復前導數里遥望金壇光明交徹妾曰此夫人化生處

上品上生也。徐訪楊傑則已亡。馬玕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日秉爐焚香望

觀音閣佇立而化。

隋大業中秦州有慕容文策誦法華金剛晝夜不息。一日忽有二人持文帖一通云云閻羅大王遣追汝可便行策驚愴隨使至一大城墻郭六重門戶黑闇過已便見宮殿閻王正坐部衛威嚴下有男女諸國殊形一一唱名至文策王問行業策荅以能誦金剛法華齋戒等事王合掌令所由考籍云未合死王判放還策西去不知途路忽逢一沙弥云可隨吾後來。過六重門遇黑闇處沙弥手執明炬遂得出而復生策由此精苦念誦。

宋僧惟渥錢塘金氏子稚歲離俗克勤道経考試中策即預法流立志深靜杜門謝事觳誦此経是五千遍自康定二年起首閱藏每卷終誦心経五卷一藏告滿五藏心経亦圓如是者三過看華嚴経三百部光明経五千部心経一百藏金剛小弥陀大悲呪各二十藏楞嚴圓覺維摩各三千部千佛名経二千部彌陀尊號一千萬聲所有善因一意莊嚴淨土崇寧

元年秋偶疾揑印坐亡壽八十九火浴舌齒數珠不灰。

宋僧覃㬎生姚江杜氏脫素于龍泉寺皇祐中普恩得度習台教於兩浙。所業既遂即還舊居或以住持强之皆確然不就晚年掩關絕事專脩淨業誦法華経滿五千部普賢觀弥陀経一萬卷佛號不計數崇寧改元忽染疾召徒屬焚香告曰吾生淨土時已到矣當乘金剛臺隨佛西邁頓勉力進脩可得相見言訖手結佛印泊然坐殞茶毗舌根數珠不朽人所敬歎。

劉宋尼慧玉長安人勤戒行善道德通備教化游行不避寒暑住江陵牧牛寺誦法華楞嚴等経旬日通利世以為奇元嘉中焚香禮佛誓曰吾若誠心有感捨身之後必見佛土七日之中頓見佛光至于五夜寺東樹林忽現光相形色赫然衆見歡喜卽於發光之地起立禪堂以安清衆。

唐法師廣脩俗劉氏東陽人也天安貞亮卓爾具體日誦法華経及維摩光明等六時行道老而益堅每年行七七日懺摩盖止觀中第四隨自意三昧也後以三觀付門人物外會昌中沒于禪林寺遷神於佛隴金地弟

子良汝發墳火化。淘收舍利一千餘粒。建塔藏之。

魏沙門曇鸞。洛下遇菩提流支梵僧名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既授以觀音經。曰。能解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承其語。晝夜專誦觀音經。脩三福業。觀想九品。北魏主嘉之。號神鸞。勅住汾州玄中寺。一夕正持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之念。故來見汝。鸞曰。何以教我。僧曰。已去不可及。未來亦可追。見在今何在。白駒難與回。言訖不見。鸞即令弟子同音唱佛。西向瞑目而化。

隋僧慧恭。俗周氏。成都府人。從釋招提寺。與僧慧遠結契勤學。取成法器。遠往長安聽成實論。還鄉講授。卓爾絕倫。恭去荆揚訪道而歸。契濶三十年。夜話次。遠語如流。恭杜無所對。遠譏之。恭曰。賦性至愚。無所解也。遠曰。可不誦得一經乎。恭曰。誦得普門品。遠猶輕之。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宣。當爲兄誦一遍。恭即敷座而誦。纔發聲。覺有香氣。次見天花零亂。天樂嘹亮。經已便息。遠作禮稱讚。頂留教誨。恭曰。非其之力。諸佛力耳。恭即拂袖而去。不知所終。

宋潞州人周開山誦華嚴經甚是虔誠時澤州東門有一僧能誦金剛經二人一時俱暴死同至冥府王延請開山誦所業經甚禮敬之又延僧誦金剛經心不甚敬誦訖王問典簿云二人俱有壽遂皆放還其時誦金剛經僧恃所誦多王不甚敬禮心大愧乃問開山所住何處後預相尋二人既蘇誦金剛經僧徑往潞州訪得開山問其所以開山曰每誦此經必精潔衣服洒掃淨室然後燒香呪願肅心啓口常如對佛不敢怠忽僧乃謝曰吾有罪矣吾每誦經居常輕率身口不淨誠意不至古人有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僧自此誦經之際必極至誠不敢惰慢

宋建初中有僧普明少出家性純素常蔬食布衣以法華維摩為日課每誦至勸發品即見普賢乘象前立誦維摩時即聞空中有倡樂之聲鄉人王道真妻病革請師持呪方入門病者悶絕忽見一物如狸長數尺從狗竇出其病即愈又嘗行水旁有巫者云神明見明法師悉皆奔走

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八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

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經。密益歔欷。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袷。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進。期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白氣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廚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有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璫。璫遂出家。字曇覬。諷誦衆經。至二十萬言。

昔有一比丘。誦阿彌陀佛經。及大般若波羅密經。是人欲死。語弟子言。阿弥陀佛與其大衆俱來。須臾命終。命終之後。弟子燒之。明日收灰。見舌不燒。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惠韶為屋所壓。頭陷入胷。琳為韶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跡。

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塘東岡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暮還五丈。未達一里許。先是空岡。忽見四匝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便為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經數偈。何故不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聲。而心記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胷。復罵曰。武昌癡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尚前了之。鬼亦擒子長胷。相拖度五丈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之。向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止有道人輩。何乃畏之。後一鬼小語曰。他能誦經。以此放了。便共大笑。子長達家已三更盡。

唐僧大行。入泰山持普賢懺三年。感大士現身。晚歲入藏室陳意。隨手取卷。得弥陀經。乃日夜誦詠。至三七日。覩琉璃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其前。

僖宗聞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即日而終。異香旬日不散。肉體不壞。

元。如一菴者。永嘉人。姓袁氏。先誕五日。父夢一異僧持梵經至。問何来。曰五雲山。問姓。曰姓殷。問名。亦曰姓殷。且謂後五日當再来。留經表信。至期果誕。師師頭骨嶄聳。目光射人。年十五。師事方山和尚。出家受具。久依竺元和尚。得其要領。住保福。退居西澗庵十年。道望益隆。師早年發志暗誦首楞嚴經。至第五卷。得嘔血疾。乃輟。疾瘳。一夕夢見所未誦經皆金書布空中。厲聲讀之。既覺猶存。移時始隱。故師再誦。足與一經。每日誦一過。至終弗替。

宋岑闍梨。姓楊。臨原人。於微蓋寺西山泉側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經。感得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呼馴繞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捋卜即愈。

宋釋處謙。繼神照住白蓮。一夕會弟子。設香華。諷普賢觀經。阿彌陀經。端坐稱讚淨土功德。復告衆曰。吾得無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

如入禪定奄然而化。

昔有官人擬赴懷州縣令為無錢作上官行李遂於泗洲普光寺內借取常住家錢一百貫文用充上官其時寺主便以接借即差一小沙弥相逐至懷州取錢其沙弥便與官人一同乘船至一深潭夜宿此官人忽生惡心不肯謀還寺錢令左右將一布袋盛此和尚抛放水中緣此和尚自幼隨師出家常持佛頂心陀羅尼經供養不闕常不離手所在之處將行轉念既被人殺殊不損一毫毛只覺己身被人扶在虛空中如行暗室直至懷州縣中此官人既到任三朝後忽見小和尚在廳中坐不覺大驚乃問和尚有何法術此沙彌具說衣服內有佛頂心陀羅尼經三卷此經功德不可具述此官人聞語須禮懺悔便於和尚邊請本破自己料錢喚人向廳前抄造一千卷置道場內日以香華供養散施後勅加懷州刺史故知此經功德無量。

齊僧慧光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衆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

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謦欬言氣俱盡。

齊法琳法師晉原人常誦觀音經輒一僧大身至前建武二年感疾見寶樹下一佛二大士像坐蓮華上琳大慰喜夜半聞鐘聲衆就視之即席而化。

齊僧恭學方等諸經文宣詔至鄴下恭唯以淨業為懷亡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聞異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隋僧慧成居枝江誦阿彌陀經備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臥每入定見淨土寶臺寶樹臨終之夕人有夢乘蓮華上隱隱西沒。

隋僧慧命天台仙城人尊志念佛臨終識門人精進淨行衆忽見阿彌陀佛領衆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去。

隋僧智舜入廬山踵遠公淨業講觀經才終即示病見鸚鵡孔雀念佛念法皆微妙聲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既而果遷化時大業初歲也。

梁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中汎紅蓮葉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致敬遂睹佛之金容光輝遠映一夕見衆菩薩來迎奄

忽而化。

宋常熟陶氏寡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蓮花。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彌陀經。覺即能誦。不假師授。一夕帳幌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

魏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邁。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即放光般若經是也。年八十亡。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俗異之。乃俱祝曰。若真得道。法屍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焉。

宋樂平檀源民唐富。本農家子。而亦時時為人屠殺。慶元元年三月。白晝在家。有持文引一紙來者。意謂縣司公吏。拒之曰。我小民無罪過。又不曾與人爭訟。何緣追喚。語未了。身已隨驅出門。回顧則仰臥地上。妻兒環之而哭。始知是死。即懇諸吏曰。不審以何事見攝。還可再生否。略不荅。泣告再三。方云。照殺豬子公事。富荅言。自念尋常不曾妄踐踏蟲蟻。只記屠了

牛十三頭。猪二十口。若得放還。誓願改過。吏云。此非我可主張。且到柰河橋頭。汝自告判官乞檢簿。遂偕進。至一河邊。高橋踞之。緋衣官人執簿。吏附耳曰。此乃判官也。兩犬極獰惡。迎吠河津。不容人過。於是再拜致禱。緋衣為閱簿曰。幾乎錯了。殺鵝子者。乃是彭富。與汝不相干。兼汝壽數未盡。當使汝還。富拜謝之次。牛猪如所屠之數。各啣一紙浮河而来。緋衣叱使去。仍命數卒遮護。戒之云。今再復人世。宜便改業。做善事。誦佛經。如不識字。但稱念佛名亦得。遂合掌高聲念阿弥陀佛。不覺被人推倒而寤。死已經夕矣。從此不復鼓刀。專理田業。終身念佛不輟。

國朝湖廣黄州府蘄州黄梅縣西祖禪寺僧尚智。其徒曰法幢。初本廣濟縣民李雲隆次子。雲隆嘗於乙巳歲三月十九日夜。夢四祖寺長老到家借住。遂生法幢。洪武九年已十二歲。送寺出家。在寺專寫諸品經文。持誦并施與人。日念阿弥陀佛不絕聲。十七年八月內。尚智同法幢往本家省視父母。在途遇舊識余高男余志五。尚智與志五談論。既去。法幢云。此人無一點善念。尚智云。彼如此。孰能化之。法幢言。我能化之。尚志言。爾有何

道以化之。法幢言。我往生他家。尚智云。爾何輕言。法幢言。人人可為父母。後因事往黃州府回雲隆家。遂坐化。荼毗後其指甲齒牙并原持數珠俱不壞。有舍利無數。時人咸見。作偈頌之。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夜雲隆及尚智皆夢法幢言往余高家託生。二人相見。皆言所夢而異之。明年正月初十日。遂偕往余高家究其因。余高言。亦嘗於是夜夢法幢藏主到家。入第五男余志五房內。三人所夢皆同。余高乃云。他日若生男子。還送出家。是年九月二十日。果生一男子。尚智後聞其家生男。往視之。其子笑入懷抱。遂名曰善來。後歲餘。抱至寺禮佛。直入生前臥房。一一備認舊時衣服。呼之曰法幢。即應。尚智又新製小直裰藏放他處。即令尋取。二十六年。父母捨入本寺出家。仍以幢藏主稱之。今年二十歲。終日持誦法華圓覺等經。其父母家亦持齋供佛。今悉化為善矣。後名至京。詔仍舊名曰法幢。

